

梅花姑娘

· 周天籟 著 ·



長篇愛情小說
梅花姑娘 下卷



9541 212 0035 68208

三

這裡我要告訴你們一件秘密，也是一齣含着苦笑的滑稽劇。原來班梅花離開南京飯店後，並沒有動身回家，她是跑到姚伯衡那邊去了。

這都是班梅花一人的主意，姚伯衡到是被動的，這就是她冷癖的地方，也是廷秀認為無辦法的地方。

這可稱是件秘密，也可當得含有酸味的喜劇，班梅花却把廷秀像試金石的，那般試驗着。原因那一夜在維也納舞廳廷秀未曾答應她的勸告，便和舞女合舞，與舞女舞了不算，又同道明的太太合舞，那一種親熱的樣子，簡直把班梅花氣得話也講不出了，她不知道跳舞是這一種下賤的行爲，下賤得這樣會和素不相識的

男女擁抱一起，臉貼着臉的在大庭廣衆間簡直不知羞了，我雖然是鄉下人，不懂大市面，但這一種樣子我無論如何看不入眼。廷秀太混蛋，他也不留我一點面子了，他還不是故意舞給我看看麼？故意來氣我嗎？足見他平日在上海專事跑這種地方來取樂，不知上進。

她忽然想到欲趁這幾天機會，來試驗他一下。他可以當了我面和舞女共舞，和友人的太太共舞，我雖不會舞，那末我也會當了他的面投到別的男子旁邊去談笑，看他如何感想？丈夫不收服，將來永無幸福日子過的。

她當時一五一十將這事和姚伯衡秘密一商量，伯衡笑道：

『這不答應，廷秀兄是我老朋友，將來誤會到別的上，我不吃冤枉？』

班梅花笑道：

『不要緊的，你放心好了。』

伯衡道：

『不是不放心，萬一廷秀兄誤會，我們不是成了仇人嗎？』

班梅花發誓道：

『包你不會，有事我一人來擋。我是要試試他的心的，並不是和他鬧意見，我覺得這辦法怪有趣味。姚先生你答應我吧，將來我會把你辯白，完全不與你干涉就是了。』

伯衡弄得無辦法道：

『班小姐你既然這樣說，我自然相信，不過你不能到我家裏去，最好你開一個旅館，我到你旅館去，我們約了時間再邀廷秀兄過來，你以爲如何？』

班梅花笑道：

『我已經想到了，我也不會跑到你府上去的，我預備開楊子飯店，你到楊子裏來，不過牌子上名字一定欲寫你的，表示是你開的房間。』

伯衡不答應道：

『不要寫我名字，寫你自己的好。』

『也不要寫我的，另外造一個吧。』

伯衡想了想，又點點頭，問道：

『你預備什麼日子進行，這幾天廷秀放春假，大約還有一星期，你學校假期什麼日子滿呢？』

班梅花道：

『也還有一星期，我想再隔二三天也要回去了，我們明天就進行，你明天早上先到楊子開好房間，打一電話給我，愈早愈好，我馬上來。』

伯衡道：

『他不放你走如何呢？』

班梅花急道：

『他又不在南京飯店，他是晚上回去，早上來的，所以你把房間開好，馬上

打電話，如果他早上來我真不能走了，千萬要緊。」

伯衡忙問：

「他早上什麼時間到你處？」

「六點鐘左右。」

「那末我五點鐘到楊子，五點一刻打電話好嗎？」

班梅花連連點頭笑道：

「好，好，準定這樣辦。」

伯衡一笑：

「如果廷秀兄早上到南京飯店，不見你影子，一定發急了。其實廷秀兄爲人忠實可敬，你不該這樣捉弄他的，我和你雖初交，但也很知己，我覺得你用心雖長，未免太把男子束得緊緊了。譬如我就是廷秀兄，廷秀兄就是我，一定受不下這一種刺激，哈哈，請恕我放肆啦！」

班梅花道：

『你們男子都是幫男子的，難道祇准男子玩弄女子，沒有女子玩弄男子嗎？老實告訴你，廷秀爲人確很好，我非常明白，不過他環境太不好，聽說有許多女子包圍他，我是試驗他對我是否有二條心，經過這一次試驗，便可以明白了。姚先生，你應當知道女子的心裏呢？』

伯衡不覺一笑道：

『不過明天廷秀見你不別而行，一定心中難過，你想好補救辦法沒有？』

班梅花說：

『辦法想好了，我會告訴他動身回家，留一張條子給他就是了。』

伯衡道：

『我們到了楊子是否馬上去叫他來，還是隔一天，打電話給他或者寫條子叫茶房送去？』

班梅花說：

『到了那邊再講吧，我想隔一天由你出面叫他，總之這都是小問題，明天商量好了。』

上面這一席話是在維也納舞廳，他們見廷秀去舞時低低地商議的，廷秀舞畢回座，他們又不做聲了，所以廷秀始終坐在鼓裏，不知他們做這一個圈套。

第二天班梅花老早就起身，把東西統理理好，一會姚伯衡電話來了，她接着傾問道：

『你是姚先生嗎？』

『是的，你是班小姐嗎？』

『正是。』

『你馬上來吧，房間開好四樓四百念五號，牌上寫馮韻窗的，你叫車子來』

吧。」

「房間多少號頭請你聲音高點。」

「四樓，四——百——念——五——號。」

「四百念五號？」

「對，就來吧。」

「我馬上來。」

「再會。」

「再會。」

班梅花忙把東西紮在一起，按鈴叫茶房算帳，一面留下條子給廷秀，茶房把帳單開來道：

「你的帳統由柯先生代算，已經收過了池先生三十元，有得餘下，這帳單給你看一看吧。」

班梅花把帳略看一看道：

『已經付過，帳單你就放在這裏。』她匆匆把條子結束放在抽屜裏道：

『如果池先生來問，你說我已經動身了，這裏一張條子交給他吧。』

班梅花把東西提了就走，這時還不過六點鐘，已經來到楊子飯店了，廷秀如何會在火車上把她找到呢？

班梅花找到楊子飯店四百念五號，看見牌上寫的馮姓，她決定是姚伯衡無疑了，便笑嘻嘻地輕輕把門推開，看見伯衡正靠在沙發上看報，她便『哇』地叫了一聲繼之哈哈一陣大笑，伯衡拋開報紙站起笑道：

『你來得真快，廷秀碰頭麼？』

班梅花把東西放在床上笑道：

『快麼？如果再遲點一定不能脫身了。』

伯衡忙問：

『如何不能脫身？』

班梅花說：

『廷秀一到我不是不能脫身麼？好得走得快，這時候他一定到那邊了，哈哈，真滑稽。』

伯衡問道：

『你條子如何寫的？寫得婉轉麼？』

班梅花說：

『我是說姆媽那邊請假原祇二天，所以二天期滿便急急要回去了，不及告別，請他原諒，魏道明和姚伯衡兩處吃晚飯，都請他代爲婉謝了。我覺得這樣怪有意味，他站在鼓裏，豈知我又到這裏來了！』

伯衡笑道：

『也許他找你不到，趕到火車上尋你呢？』

班梅花一笑：

『不會吧，他不知道我趁那一班火車。』

伯衡說：

『你現在住這裏預備怎樣呢？我下半年館中有事，一直到晚上九點鐘才有功夫，等一會陪你去吃了午飯再商量吧。』

班梅花道：

『姚先生，不必客氣，你管你有事去，我在這裏休息一下，午飯叫二客來吃，上館子恰巧碰着廷秀豈不糟糕？』

伯衡也不做聲，班梅花把東西拆開，那一盒茶點昨天吃賸的，還有大半盒，她自己拿了一塊放在嘴裏吃，又送到伯衡面前，叫他拿吃，她說：

『吃吧，很新鮮的，我早點沒有吃，想你也沒有吃？』

伯衡隨手拿了一塊吃着道：

『我早晨不吃東西的。你餓麼？叫一客牛奶土司好麼？』

班梅花止住說：

『不用客氣，這半盒點心吃完也足夠了。』

她一頭吃，一頭走到陽臺上看馬路，祇見汽車頭尾相啣的像一條蛇向東面行去，點也點不清楚，一會功夫幾百輛也就行過了，她心中很是納罕，覺得上海這地方實在偉大極了。

她一邊看一邊吃着點心，不知不覺把肚皮吃飽了。她回到房裏，看見壁上懸的那旅客注意的章程，本房間每天房金五元五角，因問伯衡道：

『這裏每天五元五角，有什麼折扣？』

伯衡道：

『八折計算，我已經付了拾元。』

班梅花忙道：

「姚先生，你不要這樣客氣，這拾元無論如何不能要你付的，況且這次是我主意，豈可要你會鈔。」說着便把手提箱打開，拿了二張五元鈔票送還他，伯爵一笑道：

「你看我會收麼？班小姐，這一點小意思難道你不賞臉？說來太覺笑話了。」

班梅花和他推了一番，見他一定不受，也就收回了，她想過天再謝他吧。便道：

「你這麼客氣，我如何安意？我想今年暑假希望你到我們舍下去玩點日子，最好你同廷秀，道明一般人一齊去，那邊風景還不錯，有名的劉莊，康莊，周家花園都在我們那邊左近，上次廷秀去玩過的，他還寫下不少遊歷的文字，他那本「春輝樓頭」裏面遊記全是那邊的風物。姚先生，今年你一定去吧，我會寫信來

邀你。」

伯衡祇是點頭答應他說：

『一定去，今年一定去，不過吵鬧你們難以爲情呢？』

班梅花笑道：

『這是什麼話？不過鄉下地方沒有都市上好，一切很簡便，招待不週，待漫客人才是真的。』

伯衡道笑道：

『大家都不必客氣。』

班梅花說：

『都市雖很舒服，可是空氣太濁，煤烟太重也太囂嘩於人非常不宜，鄉村雖簡陋樸素，空氣却很新鮮，景物宜人。所以我們鄉下沒有什麼可留戀，不過這一點還可取呢。』

他們在旅館裏開了二客午飯，又酌了半斤陳酒說說笑笑，不覺大半天已經過去。下午伯衡進報館辦事，要待晚上九點鐘才可回來，他說：

『班小姐，如果館裏的事有人可託，我便捷早回來，你不要出去吧。』

班梅花道：

『我一人在這裏無妨事，你能夠早回來最好，否則九點鐘來也不要緊。』

伯衡去後，她把房門關上，一人橫在床上思潮起伏，覺得很對不起廷秀，明天和他會面將取一種什麼步驟呢？如果太使他難過，於心不忍，也許發生別的意思，却真是弄巧成拙了。

她想想又想想，模模糊糊也就睡着了。待一覺醒來，聽得有人彈門，她下床去開門，原來伯衡笑嘻嘻來了。他問道：

『你睡過的是嗎？』

班梅花搓着眼：

『不知如何橫在床上却睡着了，現在什麼時候了？』

伯衡朝沙發上一靠，一雙腳擱在椅上，笑說：

『早得很，館中的事託人代理，所以老早就出來了，現在還不過六點鐘，我們就吃晚飯好嗎？』

班梅花說：

『隨便吃點吧。』

『準定叫粵菜來吃，本來明夜我請你上新雅去的，那末現在叫來吃也一樣，我點一個蓮魚頭，咖辣鷄，牛肉絲，糖醋排骨，菜不宜多，祇要好吃，這四個菜都拿手，你愛不愛吃？』

班梅花隨意的說：

『好的，都中意。』

伯衡站起按電鈴，茶房進來，告訴他到新雅去叫，另外又叫了半斤木瓜酒。

伯衡又靠在沙發上笑道：

『今天我到館，看見廷秀留有一個條子，但不是他筆蹟，上寫你已經動身，今夜道明吃晚飯和明天我的東道都謝謝了。我馬上打電話去問，據說他們兄妹兩人都到動物院去了。』

班梅花想了一想，詫異的道：

『他們上動物院去什麼事呢？』

伯衡忽然想起似的說：

『此刻他們一定回來了，打電話去問問他，你看怎樣？』

班梅花拍手笑說：

『好的，好的，你不要提起我在這裏，你祇當無其事的問他，看他如何回

答。』

伯衡想了想道：

「明天我和他見面，這不是我故意欺騙他？」

班梅花急急說：

「你放心吧，有事我一人來擋，決不和你干涉。」

伯衡似乎又壯了一下胆，於是便撥電話了。

「喂，請你叫亭子間池先生聽電話。」

「你姓什麼？」

「姚。」

「等一歇。」

一會回音又來了：

「你是誰？」這是廷秀聲音。

「姚伯衡呀。」

『喔，伯衡兄，我上半年到你家裏，說你出去了，又打電話到你報館，也說你未曾來，我告訴他班小姐已經動身，今明兩夜吃晚飯都謝謝了，他們轉告你麼？』

『已經知道了。下半年我也打電話給你，他們說你和廷芳上動物院去，真的嗎？』

『是的，因為把兩頭鴿送去寄養，我這裏太小，不能養鴿。喂，你現在報館麼？』

『是的。我還問你，班小姐爲什麼突然動身？你也不挽留她一兩天嗎？』

『我挽留不住，因為她來時祇請假兩天，恐怕姆媽不放心；所以期滿便急急走了，她的脾氣古怪，我沒有辦法呀！』

『祇怪你沒有手段，難道留她一天也沒辦法嗎？拖也要拖住她呢。』

『她比我力大，我拖她不住，但拖也不是事，存心欲走，不好縛住她一雙脚

的。」

「她趁那一班火車走的？」

「七點五五分特快車。」

「你送她上車嗎？」

「自然送她上車，這班車真擠，座位也沒有了。」

伯衡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笑，班梅花在旁邊也掩住嘴儘笑，她心中想，廷秀死要場面。伯衡心中也在想，廷秀兄很忠實的，也會打謊了。

這時電話還沒掛斷，廷秀在話筒裏聽得笑聲，心裏有點感覺，急急問道：

「喂，伯衡兄，你笑什麼？」

「不笑什麼，好，明天會吧。」伯衡便把話筒掛斷了。於是他們兩人大笑特笑，班梅花笑着道：

「他還告訴你一點什麼話？」

伯衡又住一陣大笑。

菜來，他們吃了夜飯，又討論明天的事。班梅花說：

「姚先生，你明天早點來，準定寫條子去叫廷秀，晏了恐怕他出去，他來我故意和你談話，冷淡他，使他坐在冰箱裏一樣，他如果看見這情形，站起便走，你馬上去拖住，我故意裝了不見。他假使問我「今天到的麼？」我便說「我何曾回去？」哈哈……，我非使他精神上感到十二分痛苦不可，而後再慢慢挽回他，使他知道我的用心，以後什麼事也好辦了。」

伯衡祇覺得這位班小姐手段之辣，天下第一，他是被動的，祇好一一答應照辦。他說：

「不過我和廷秀兄是好朋友，你是他的愛人，我和你在一起，雖然是你主意，但你們講和了後，千萬要把我闢清，」

班梅花忍不位一笑：

「姚先生，放心吧，我不是和你說過多次，不與你干涉，明天便會把你闡明白了。我初意，原是你全廷秀是好朋友，所以和你商量呢。」

伯衡不做聲，看了錶，已經九點多鐘，站起欲走：

「好，準定這樣辦，我明天早上八點鐘就來。」

班梅花說：

「好，明天會吧。」

伯衡走出揚子，心中覺得很對廷秀抱歉似的，他想：「廷秀娶了這位班小姐，一世不得自由，她這種試驗男子的計劃，實在高妙透了，廷秀忠厚的性格，一時腦子轉不過來，也許有意外發生，我不是這裏面的主角一份子嗎？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不能藏默，一定去和廷秀預先講通，叫他明天千萬要隱忍處置，或者故意做出萬分痛苦樣子，使她回心，早點講和了吧……」

伯衡主意打定，便打電話邀廷秀到他家裏來一談，不一會廷秀匆匆趕到，伯衡把房門關上，坐下細細和廷秀說道：

「廷秀兄，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能不能答應？這是先決條件，如果不能答應，也不必多費唇舌了。」

廷秀道：

「我能力上可以辦到，一定答應。我和你多年的朋友，笑話了，難道不能明白我性情嗎？」

伯衡道：

「這件事你能力上一定可辦到的。」

「那末不生問題，我決定答應就是，你說什麼事？」

「你既然答應，我便說了，但是請你不要難過。就是班小姐並沒有回去，現在住蕩子飯店四樓四百念五號，你說今天早上趁七點五五分火車動身，你還送她

上車的，這何苦來騙我。……」他看了看廷秀面色，低了頭不做聲，接上道：「這件事如何起因，如何結果，都在我一人肚裏，不過你心中不要難過，我現在所以來告訴你，也是爲了你，但是你要明白，班小姐用意深長，她對你的心却始終未變，這是請你放一百個心的……」

廷秀低低的歎道：

「隨她吧，我問良心沒有待錯她！」

伯衡道：

「原是沒有待錯她，所以始終還是愛你的。」

廷秀急急接上道：

「她爲什麼來捉弄我，明明說動身的，這不是來欺騙我麼？」

伯衡安慰道：

「你不要吵，其中自有原因，也許你大意忽略了。你想想看，昨夜在維也納

她不是勸你不要同舞女跳舞嗎？你因爲不答應她勸告；因此她心中十分痛苦，她認爲這是你故意和她反對，而且跳之不休，那一種親熱的樣子她看不入眼，簡直是侮辱，這也無怪她，在鄉下絕沒有見過的，何況你是她的愛人，女子的心理最狡也沒有，她當時沒有和你發作，已經是十二分留你面子了……」

廷秀道：

「她雖勸過我不要舞，可是誰把它放在心上。你如何會知道這詳細的？」

「她統和我說的。現在她的意思是以爲你可以玩舞女，她也可以玩別的男子，寓意是一種試驗你是否對她有一條心，却並不是什麼報復，這你要明白的。起先她知道我是你好朋友，將這事一五一十和我商量，我想她用意是爲你好，又被她強迫似的要我答應，所以揚子四百念五號是我開的，而主意是她出的；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別有用心。現在她主意，明天叫你到揚子面談，時間大致是上午八九點鐘，自有人送條子來叫你，不過你見了她面，千定要隱忍，因爲她這全是故意

的，我恐怕你受不起這刺激，奪門逃走，豈不弄彊了，現在預先關照你，你聽我話要緊。」

廷秀道：

『你同我說這番話，她知道嗎？』

伯衡笑道：

『她如何會知道呢，這是我私下和你說的。』

他們又商量了一番，廷秀都知道了，很歡喜的告辭了出來，預備明天和梅妹談判，看她使點什麼手段。

伯衡統把她的計劃告訴了廷秀，可是班梅花却又坐在鼓裏呢。

第二天伯衡七點鐘就趕到揚子，班梅花早已起身了，伯衡道：

『班小姐，我們就寫條子叫廷秀如何？』

班梅花道：

『好，你寫吧。』

伯衡早有成竹在胸，所以毫不推却便寫道：

廷秀兄：

弟有要事面商，即請顧我一談爲荷。地址揚子飯店四樓

四百念五號。

弟
衡條

等了一會茶房來說：

『條子已經送到，他馬上就來。』

班梅花不覺心中撲撲的跳，向伯衡道：

『姚先生，他快要來了，我故意看報，你也看報，他進來你招呼他，我祇淡

淡同他點一點頭，不和他講話，你故意找點旁的話和他搭訕搭訕。』

伯衡很是泰然微微的笑道：

『我自會知道，你不用多費心了。』

果真隔了不一會，廷秀推門進來了，看見伯衡，班梅花兩人都在看報，便笑着叫一聲：

『伯衡兄。』接上又叫一聲：『梅妹。』

伯衡連忙站起招呼，也笑着道：

『廷秀兄，你早呀，請坐，請坐。』他又向班梅花道：

『不要看報了，廷秀兄來了，他招呼你也不理他麼？』

班梅花於是不好意思的把報斜在一邊，略略同廷秀點一點頭，像陌生人一樣，也不說話，便又管他看報了。

廷秀看在眼裏好不氣惱，幸而伯衡早告訴他這是她的計劃，心中再三把它抑制住，不然早也噴血了。伯衡道：

『現在請你來沒有別事，就是班小姐對你略有點小意見，好在你們都是自己人，有什麼難過，不妨雙方講講明白算了，以免悶在肚裏，愈弄愈糟，這是最壞

不過的。我看誰不好，便要誰當面道歉，認錯算了。不知兩位以爲如何？」

廷秀忙問道：

「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好像我沒有待錯她呢？這真是「關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了，即使我對她什麼地方不是，那末我們不是初交，難道這一點也不能原諒麼？也不能當面直說麼？我認爲這種有計劃式的手段來對付我，想不是梅妹所欲做的，或許事情複雜，可否請梅妹當面直說，如果我錯，那末伯衡兄也在這裏，都是自家人，我陪個不是也可辦到……」

班梅花眼睛雖一行一行看着報，裝着泰然樣子，但也模模糊糊不知看點什麼。她聽廷秀這樣說，欲想加以辯駁，也是沒有勇氣出口，祇是捧了報，把視線雙方隔斷着，不給廷秀看見她面目。伯衡說：

「班小姐，廷秀兄既然這麼坦白的說，你原諒他點吧，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呢，算了算了。」

廷秀雙手捧了頭，面孔看在地上道：

『昨天我趕到南京飯店，看不見你人，我心中已經感到萬分痛苦，你爲什麼這樣突然而走呢。當時看見你留下條子，才明白你走的原因，那末我不怪你。於是馬上趕到車站，從末一節車找到頭一節車，却找你不到，心想你一定是趁這班車走的，又因爲人擠，也許沒有看見，再想上去找，車却開動了，祇好失望的回來。豈知你的動身，原是我兒戲的。何苦這樣捉弄我？——我想，我們太愛好了，愈愛好愈容不下一絲障礙，這我非常明白。不過一個男子各方面接觸機會甚多，但也要看事行事，你們女子也不可一味不講理，使男子拋臉……』

班梅花捫心自問，似乎很對不起廷秀了，可是她表面始終不理他，她預備逼得廷秀無路可走時才放棄她的成見來挽回她。伯衡勸和道：

『好了，班小姐，你有什麼話也拿出來講呢？』

班梅花還不做聲，廷秀一肚悶氣，正欲發作又不能發作的苦。忽然想起進攻

辦法站起來道：

『我坐了半天，她不但講話，連熱氣冷氣也不透我一口，假使我是個陌生人也不致如此樣子的，那末我比陌生人還不如了。算了吧，她無誠意和我談，我何苦坐在這裏看她面色吃一鼻子灰，討她厭呢？』於是他向外就跑，伯衡在後面伸手去拖他，可是廷秀溜得很快，伯衡一直追出去，他們兩人在走街裏，又秘密接了一下頭，廷秀祇好又被伯衡拖了回來，走到房門口，班梅花這時也就迎出來了，她堆上一臉笑容向廷秀道：

『你就這樣走了嗎？……』

廷秀一付尷尬面孔道：

『你不理我，我不走做什麼？』

班梅花一笑：

『我現在理你了，請進來坐吧。』

於是伯衡把廷秀推在前面，二人進來了。

班梅花才發表她一番談話道：

『廷秀哥，你爲什麼這一點忍耐力也沒有呀？這原是昨天和她先生商量，故意來試你的，你知道我這樣做是什麼原因呢？告訴你吧，前天晚上你不應該不聽我勸止，還會和舞女跳舞，雖然跳舞在上海是件平凡的事，可是你不當做出那種不入眼的樣子給我看，你想我恨麼？你的一舉一動都和我休戚相關的，我會容許你這樣墮落麼？那時我勸你不住，又碍於幾個朋友在一起，欲和你搶白不能，祇好忍耐下去，可是看見你對此一道非常有興趣，想必你平日一定常到這種場所，是無疑的，我想到這一層，可以推測你平日作樂的方向，是走上這一條路了！廷秀哥，你憑良心說，在我面前也毋庸打諱了。我原是愛你的，我始終對你沒有二條心。我到現在還是愛你。你不要以爲我剛剛不理你是對你變了心腸，這是看看你是否有反悔的意思，你竟憤憤地一走了之，難道你不滿於我，就這樣兩下分離

了不成？廷秀哥，你要明白我的用心深長呢，我從南京飯店搬到這裏，經過再三的考慮，又和姚先生商量了半夜，他是你的好朋友，當然你不會疑到別的上，這件事也是我一人主意，姚先生完全無關的，你千萬莫誤會他——總之，「話盡黃河都是水」我祇希望你從今以後改變宗旨。你一月能尋多少錢？這種墮落場所經得起你揮霍嗎？廷秀哥，我話也不過盡在這裏了，你認爲可以入耳的，就請你接受了吧……」她說畢又倒一杯茶授給他。廷秀接在手裏道：

『前夜的事，一半我糊塗，一半還是爲了你沒有見識過舞廳，所以特爲全你去見識見識，我平日本也難得去的，又加了那時候喝了許多酒，所以沒有理性了，青年人往往悞事都爲酒，那末我從今天起不但絕足舞場，還需要把酒也戒除！梅妹，以後我有什麼短處，最妥當了我面指點，我可立刻改過，直截爽快的，大可不必要像你這樣大兜圈子，自己人不能心胆相照，而處處用手段，還成話嗎？』

伯衡點點頭而笑。班梅花却說：

『我愛這樣又如何呢？』

廷秀喝一口茶道：

『你愛這樣，未免不近情理，以後日長，將何以堪。不過一個人脾氣生定，也無法可想。』

伯衡插出道：

『好了，好了，各人都有理，就此講和了吧。』

班梅花不覺一笑，廷秀也跟着一笑。隔了一會班梅花向廷秀笑道：

『你昨天還趕到車上找我嗎？嘻嘻嘻嘻……』

廷秀把頭一抬叫道：

『可不是嗎？你真捉弄人家，無怪我尋來尋去不見你。我也想不懂了，到底坐那一班車走的？豈知你老人家在這里！』

伯衡和班梅花相繼大笑，她抱歉似的笑道：

「真真對你不起，給你打十記手心吧，今天請你們兩位觀電影，金城這幾天正開演「迷途的羔羊」呢，我一定請客！」

伯衡道：

「不必客氣，我有二張贈券，三人去祇須再買一張就行了。」

班梅花道：

「好極，好極，那末我請你們吃夜飯。」

廷秀說：

「你是客人，如何好請我們看戲吃飯？這都沒有你份兒，準定看戲伯衡有贈券，吃夜飯我來！」

班梅花不高興道：

「沒有我份兒，我便不去！難道我不能請你們嗎？太笑話了！」

伯衡道：

「好，班小姐你就請吧，吃午飯你來，看戲我來，夜飯廷秀兄來，一字公平，大家都不吃虧。」

他們就這樣決定下。廷秀向班梅花道：

「這次你出來，到底在姑母前告幾天假的，你不要騙我？」

班梅花屈着指尖笑道：

「還有呀……還有……四天。」

「真的？不騙人？」

班梅花認真的點一點頭。廷秀道：

「好的，我陪你參加一個文藝茶話會吧，就是後天，大約有二百多人到，那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作家和文藝家的真面目，聽他們講的不同的文藝理論，怪有趣味。這次會期真真巧就在後天，他們是三個月舉行一次的。」

班梅花拍手笑道：

『幸而昨天沒有回去，我有資格加入麼？』

『我同你去玩玩不要緊，不過他們的章程訂得很嚴格的，入社須要二個社員介紹，還要寫過二本創作，經過審查，通過方可爲社友，每年納費二十元，分春秋二季繳足……』

伯衡見他們談得很投機了，因笑道：

『你們兩人都諒解了吧？足見任何意見經過一度面談後，不冰釋也會冰釋了。——現在時候不早，大家吃飯去吧。』

班梅花點頭笑道：

『好，走出去吃。』於是她換了一雙平底皮鞋，又更了一件上衣，下面穿一條短裙，完全成一個女學生打扮了。

他們的打不開的交涉，來勢很猛，可是沒有幾句話又講和了。老古話：「船頭上相罵，船尾上要好，」真一點不錯呢。

三人走出門口，想了想上那兒去呢？廷秀道：

『就近點好了，還是金蘭飯店怎樣？』

大家都說好，於是便到金蘭吃了午飯，班梅花會了鈔，當初講定，他們二人也不搶會帳。下午到金城看電影，却看得非常意味，班梅花道：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意義的影片，葛佐治和陳娟娟這兩位童星，表演得深刻極了，蔡楚生導演的片子畢竟不錯。』

伯衡和廷秀都一致稱好，認為值得一看。

走出金城，店家的燈都點得像白晝一樣。他們三人隨意走來，談論影片的情節，各人發表見解，伯衡就指手劃脚地大講特講，怪有一陣勁兒似的恰恰走到貴州路，仰面一部包車拖來上面坐着魏道明他們三人都沒有留心，道明却看見了。他在車上抬高了手嚷道：

『伯衡兄，伯衡兄！』

伯衡還沒聽見，廷秀回頭看是道明，忙招手叫着：

『道明兄！下車，下車！』

這時伯衡班花都回頭來看，知是道明，歡喜的笑着說：

『巧極，巧極，巧極，一全吃夜飯去！』

道明這時也跨下車來向班梅花詫異地問道：

『班小姐，你昨天動身的，爲什麼今天又來了？』

班梅花一笑說：

『倒奇怪，難道昨天去了今天不會再來麼？』

道明伸手抓抓頭皮：

『……………』

廷秀笑道：

『道明兄閒話少說，你上那兒去？我們一同去吃飯吧？』

道明說：

『你們預備到什麼人家？我還有點應酬，等一會我一定來找你們好麼？』

廷秀想了一想道：

『晉隆飯店，你一定要來，我們等你。』

班梅花笑道：

『魏先生，你不來如何說法？』

道明雙手一攤：

『人格担保。並且今夜我務必要到，什麼道理？前天晚上我們原是約定的，歸我請客，請班小姐吃西餐，後來你忽然又走了，現在你說到晉隆去，很好很好，那末今夜是我的東道，你們都不必客氣，你們先一步。我即刻就到。』

伯衡和廷秀哈哈大笑，班梅花嘴一撇說：

『叫你來吃飯，變了叫你來會鈔，你還是不要來吧！』

道明却一笑：

『這是巧事，本來我可以不請你吃飯了，恰恰現在碰到你，昨天你回去，今天又來，如不碰到，那末我一點也不知道。這真是緣份，意思一定欲盡我地王之誼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客氣。好，你們先一步吧，我那邊有點小應酬，一到即走。』

班梅花也沒有什麼話好講，伯衡廷秀接上道：

『好，好，準定這樣辦。』

他們在貴州路雙方分了手，一面便向晉隆飯店走來。

隔了一會道明果然趕到，笑着道：

『快麼？快麼？』

他們三人齊道：

『好迅速，我們也剛剛到，椅子沒有坐熱呢。』

僕歐來招呼吃什麼菜，道明一看，知道這僕歐叫金鈴的，從前在大東做，現在大致調到這里來了。便叫了一聲：

『金鈴！你認得我麼？』

那僕歐驀地朝道明仔細一看，忽然記起，叫道：

『喔嚶！魏先生，久違久違，你一向發財！』

道明道：

『你幾時到這里的？生意還好吧？』

『我上月調來，生意倒不錯。魏先生，你長遠不到大東了，你還是老地方麼？』

道明點點頭，看了看菜單道：

『你弄四客公司菜，壹元半的蘆筍湯改牛尾湯，番咖龍蝦改鴿子，刀魚改桂魚。菜要道地點，另外四盅白蘭地，祇須新牌子好了。』

廷秀道：

『班小姐不會喝白蘭地的，少一盅好了。』

道明便說：

『不喝白蘭地，就弄一杯葡萄酒吧。』

班梅花道：

『頂好你問問南翔金香酒有沒有？』

廷秀搖搖頭低聲說：

『大菜館沒有這名目的，就葡萄酒吧。』

金鈴一一答應着，他又聽到金香酒三字，便笑問道：

『這位小姐欲金香酒麼？這裏也有寄售不過要一瓶一買，很便宜，三角五分

一瓶。』

道明接上道：

『好，好，你拿一瓶來吧。』

金鈴一聲答應，便去叫菜，這時刀叉瓢羹盆子，另由一個僕歐都佈置好。一會酒來了，果盤也來了。一個老大的玻璃盤，中間分做八格，每格放着不同的酒菜，譬如：火腿，豬舌，醬蛋，鴨肫肝，鱈魚，鷄丁，奶油生菜等東西，端在客人面前，由你自己揀中那幾味挑在自己盆子裏吃，道明每格都挑上好多塊，堆了滿盆，班梅花暗暗好笑，覺得他的食量真是驚人。待到果盤端到她面前，她祇挑了二片火腿，盛了一瓢鷄丁就不要了。道明向她笑道：

『你吃這一些些夠了嗎？你看我這一大滿盆！』

班梅花笑笑不做聲。伯衡說：

『這裏菜還不錯，調得很入味。』廷秀也道：

『道明兄又有人認得，想必更好。我們到處有人相識，自是便宜的。』

這一頓夜飯從七點鐘一直吃到九點多鐘，班梅花喝了好多盅酒，面色更加

紅豔如桃子，人也有幾分醉意了。因為菜很豐富，大家都脹得飽飽的，帳算好，金鈴一直送到大門口，再三要道明下次再請過來。

班梅花雖有幾分醉意，神志還清楚，邀着他們三人到揚子去玩，廷秀伯衡却左右留神她，好得轉一彎便到揚子了。

第二天廷秀帶同廷芳一齊到揚子來看班梅花因為是星期日，他們來邀她上兆豐花園去玩的，所以手上帶了紙傘和一個旅行食籃，裏邊有一罐鷄，二罐牛肉，二罐波羅米，三隻鴨腿，一瓶啤酒，四件麵包，還有刀叉白布毯水果等東西。廷秀提在手裏。

班梅花問道：

『你這籃裏什麼東西？』

廷秀說：

『我們上兆豐花園吃的乾糧，現在不告訴你，到了裏邊打開來吃時你便知道了。』

廷芳插出笑說：

『梅姊姊，你一定猜不到是什麼東西哩。』

班梅花一邊換衣服，一邊笑道：

『大不了是吃的，那末我也買點去，你們也決不會猜到的。』

廷秀道：

『你不要買了吧，我們已經買了許多了。』

待到他們走出門口，跑到南京路趁雙層汽車時，班梅花看見大三元廣東館子玻璃窗裏陳列一大堆南京鴨肫肝每元七隻，她趁廷秀不留神時，溜進去買了二塊錢。待車子來了，她從大三元挾了一包鴨肫肝笑嘻嘻走出來了。

廷芳在車上皺眉蹬足的道：

「梅姊姊，叫你不要買，你偏要買，吃不完却糟塌了，」她又向廷秀道：

「哥哥，你看梅姊姊又買東西？」

廷秀笑道：

「讓她買吧，我們可以多吃一點還不好麼？」

班梅花批一批嘴笑道：

「你想麼？偏不給你吃！」

這時車中人都拉開嘴來笑，班梅花不好意思，把面孔朝了窗外。

他們三個人在花園中走着閒玩，因為是星期，遊人真不少，祇見門口不斷的湧進來，成羣結隊的，紅紅綠綠的，老老少少的，應有盡有。班梅花問道：

「今天爲什麼這許多人，從前我也來過覺得很清的。」

廷秀道：

「今天是星期，又因為是春假，所以幾天來無天不擠，其實人多，便無清

趣，反覺嘩囂。」

他們走走很是吃力，頗想尋一塊幽靜的地段，或者樹蔭底下，休息一歇，可是幾塊好地方，早爲人佔據去了。待廷秀走過去一看，不是發現一對青年男女蜜蜂講情話，便是幾個大人帶領了小孩子嘻嘻哈哈在嘻戲。廷秀很是失望的說：

『我們走過橋去尋椅子，這里人都坐滿了。』

班梅花和廷秀一面孔汗水，熱得要命，都把外衣脫下披在手臂上走。一直走過橋，穿過樹林，才看見那低低樹蔭底下有二條長靠椅。廷秀連忙奔過去佔着，一面嚷着道：

『這里有了，快快來呀！』

她們也忙着趕過去，都很疲乏的靠在那里喚吃力。一會廷秀把食籃打開，把白布毯鋪在草地上，把籃中食物一件一件搬在布毯上，分爲三份，班梅花看得怪有味，她想：這倒像學校裏舉行的野宴呢。因說道：

『梅妹妹，我這紙袋裏有鴨肫肝，也分做三份吧。』

廷秀却躺在椅子上看着笑，廷芳統把東西分畢，用刀開牛肉罐，波蘿米。可是牛肉開來，波蘿米却用足力還是開不開，結果廷秀來開，又因用力過猛，把半罐露汁潑了班梅花一鞋子，廷芳哈哈儘笑，廷秀連忙拿手帕替她拭，班梅花把脚一踢道：

『這有什麼要緊呢，一點滴水。』

廷秀却攤着一雙手抱歉似的說：

『忙記帶了開罐器了，一柄洋刀如何好開，你看刀口也開壞了，又把湯潑了你一脚……』

廷芳插出說：

『不要咕嚕了，我倆吃午飯吧。哥哥，你坐這里，梅姊姊坐這里，我坐這里。』她把自己坐的先坐了下去。原來一塊四角的白布毯，一角放着食籃紙傘衣服

等東西，三隻角坐着人，廷秀坐在食籃對面一角，二邊一角廷芳和班梅花相對坐着。廷秀心中想道：『這格式怪有趣，我做大王，左面妹妹右面愛人，人家看見都以爲我這個人豔福齊天，這未嘗不是一樂呢……』

這一頓野宴，吃得非常有藝術而又寫意，比一席酒還有味，說說笑笑，自得其樂的。許多走過的人都站下望一望，心目中自然生着羨慕，單看這許多羅列着的食品和吃剩的水果皮，也就知道他們享樂一斑了。廷秀忽然笑道：

『梅妹，你會唱歌麼？唱一隻歌好麼？』

廷芳附和道：

『贊成！贊成！梅姊姊你唱我也唱。』

廷秀也大笑道：

『你們兩人唱，我也唱。我會唱「七情，」唱豬八戒。』

班梅花不覺一笑：

「『七情』早已成爲過去老調，誰還唱它，你真是老古董，太喜歡子本色……」

「那末唱什麼呢？我還會『可憐的秋香。』」

班梅花拍手道：

「這更是老調老調了，你爲什麼肚裏盡是老貨色？告訴你吧，現在較新點的，『月下幽情』『鳳陽花鼓』『梅花接哥哥』『自然孩子』『兄弟行』『畢業歌』『迷途羔羊』『香草美人』等等，不過我不大研究唱歌，我會的祇『畢業歌』『鳳陽花鼓』『梅花接哥哥』幾個。」她又向廷芳笑道：

「你會點什麼歌？」

廷芳略一思量笑道：

「我嗎？一個也不會啦，哈哈……」

廷秀搶道：

「梅妹，你不要聽她，她會的歌真不少，她床底歌譜有一大疊，恐怕比你還會得多。有一回她的姊妹淘在電台上播音，邀她去唱居然客串一星期。這件事還是朋友告訴我，她一點也不給我知道。你想這個人神祕麼？」

廷芳極力辯白沒有這事，可是一會又悄悄承認這件事，她說：

「這也不是什麼叫客串，完全姊妹淘尋開心尋出來的，我跟她他們去玩，被他們拖住了祇好獻醜一下子。這事本來毋庸告訴你，有什麼神祕不神祕？」說畢白了廷秀一眼，又低頭用力的咬了一口生梨，細細嚼着。廷秀知道她有點不樂意，便不做聲了。

斑梅花向廷芳道：

「芳妹妹，你在什麼電臺，什麼歌社，說出來也許我會知道——喔，一隻歌也不會唱，原來你騙人？」

廷芳接上一笑：

「雖然我會幾隻歌，可是字眼不準，唱得不好，又沒有人教授，不過跟了二房東的女兒學學，到電臺也是她帶我去的。我是東方電臺，每天下午三點鐘起播，那隻團體叫夜鶯藝社。」

斑梅花忙道：

「夜鶯藝社我也認得的，社長姓王，叫流朗，我和他通過信索歌譜，他的一個妹妹，一個叫曼娜，一個叫露茜是嗎？」

廷秀點頭道：

「你如何會知道？你也上過電臺的吧？」

「我上海真難逢來一次，如何上電臺呢？因為我們學校裏有架五燈機，按在宿舍內，上海的聲音非常清爽，大凡歌社的名字和唱的人我都知道一些，雖然和他們素昧平生，可是時常有信往來，歌譜出版的印刷品也常寄來的。」

廷秀接道：

『難怪你們對此道都十分接近，所以什麼老調新調，分得這末明白，我可說是門外漢了！你們都會的趕快唱一隻聽聽。』

廷秀推班梅花先唱，班梅花又推廷芳先唱，結果廷秀道：

『雙方都不要推，擲銅板來決定，是字梅妹唱，是貝廷芳唱，不是都不吃虧麼？』

她們兩人也就答應。廷秀便把銅板朝空中擲去，落在地上恰是個貝，沒有話講派定廷芳先唱了。

廷芳吊嗓子似的故意咳了一聲，却又忍住笑雙手捧了嘴，班梅花催道：

『快點，還怕難爲情麼？』

『梅姊姊，不是別的，叫我唱什麼呢？』

『你什麼拿手的就唱什麼。』

廷芳又想了想道：

『我沒有拿手的，還是你點一隻吧。』

班梅花便點了一隻「畢業歌」可是廷芳反對道：

『「畢業歌」需要二個人以上合唱才好聽，並且是一男一女接唱的，單一個女的唱便顯不出他的激昂悲壯來。如果廷秀會唱就好了。』

班梅花一想倒不錯，廷秀却插出笑道：

『我會，我會，是不是「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嗎？』

廷芳嘴一批：

『你會，你祇會這一句，真鴨尿臭！』

廷秀於是『哈哈』大笑把身體朝後艸地上一躺，面孔望着天，他想：『這一道今生沒有份兒了！』

班梅花便點了一隻「永別了弟弟」這隻歌恰爲她拿手戲，廷芳一聲一聲唱來

，哀感極了，而嗓子響亮，咬字準確，高低有韻，唱到「永別了我的弟弟……」煞尾幾句時，覺得無限感傷。正在這時那林中早站着許多知音之士，在那里清聆着廷芳的歌聲，待到一曲終了，居然發出拍拍的掌聲。廷秀忙朝後面林中一看，見好多人靠在樹幹上笑着向這邊望，廷秀向廷芳道：

「你看，這許多人都聽你唱歌，還拍手，足見你的藝術。已經可以上天而入了，天才，天才！」

班梅花尤稱不絕口，廷芳則面孔漲得通紅，怕羞的頭低着不做聲。一會向班梅花道：

「好了，我總算醜獻過了，現在該派着你唱了。」

班梅花嬉笑着看見那邊許多人却左右爲難的無論如何沒有勇氣開口，她朝那邊看去許多人還是不走，好像還聽她唱似的儘守着等。她笑道：

「你看這許多人，怎不難爲情？」

廷秀廷芳齊道：

『有什麼關係，你管你唱，他管他聽，不要去睬他們就是了。』

班梅花到底鄉下人，沒有上海女子開通，她倒在草地上雙手掩了面孔『格格』地祇會笑。她說：

『我準定唱，不過這裏決不唱，等一會回去唱。』

廷芳不答應道：

『我太吃虧了，並且擲銅板在先，豈可中途轉變？』

班梅花一笑道：

『假使我有你的這點本領，不用你說早早唱過，看的人作算還多也不怕。芳妹妹呀，我不及你，祇好藏拙啦？……』

廷芳不等她說完，早立起就奔過來一把抓住她的手，兩人扭做一團，滾在地上『格格格』地儘笑，班梅花掙扎着嘆道：

『還不是嗎？還不是嗎？我有你這點本領……』廷芳更加扭得緊緊的：

『好，你還這般諷刺我，看我饒你嗎？』於是預備鬆手了，又扭倒地上了。廷秀出來說：

『好了，人家看見不像樣，雙方媽虎算了吧。梅妹既然不唱，就夜裏唱好了。』

她們於是放了手，還是笑得捧了肚皮，一個却喘着氣掠着鬢髮，班梅花却整着衣服，一看兩人背脊上貼着許多草屑，廷秀又把她們拍拍，才道：

『好了，我來講句公平話，梅妹現在不唱，晚上一定要唱，不可推却了。什麼歌由廷芳點一隻？』

班梅花點頭答應，廷芳說：

『點一隻「鋤頭歌」吧。』班梅花說：

『我不專長這隻歌，並且怪單純難聽，我自己揀一隻來唱就是了。』

這時林中一般人都早已走完了。班梅花一看低低說：

「人都走完了，我現在唱吧，以免芳妹妹說我中途毀約，討一頓罵。」她四面一顧，又道：

「我現在先唱一節，這歌叫『梅花接哥哥』，我最歡喜這個歌。」於是唱道：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二個轎夫上山扒，哼哼，哈哈，哼哼，哈哈，一乘轎子肩上壓。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好哇，好哇，真好，太好，哥哥笑得眼睛變做一條縫。

梅花香，哥哥聞，梅花色，哥哥親，清香秀色稱了哥哥心。

梅花詩，哥哥吟，梅花曲，哥哥哼，詩情曲意動了哥哥心。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梅花忽然枝頭笑，開言道：「小妹

梅花接哥哥的駕，哥哥果然今天到。」

班梅花以她嬌嬌的喉嚨，帶着處女的腔子，體貼着歌辭的故事，雖然短短的祇這一節，可是聽來也夠溫柔之致了。廷秀聽得神往了，好像這個歌是爲他而編的，梅妹也爲他而唱的不禁歡喜的問道：

「梅妹，這個歌好極，歌辭題得更巧妙，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廷秀拍手讚道：

「梅姊姊，你到底比我唱得好，真是『此曲祇應天上有』，原來不唱不唱你是客氣？」

班梅花笑道：

「我唱不來，你原諒點吧，何必一定如此逼人呢？……」她又向廷秀道：

「我全你說過了，這個歌是我改編的，歌辭編得好，要說原作者編得好。這是一節，全歌更美麗動人哩。」

正在這時候許多人却向外走，忽地起着大風，樹木受着風「沙沙沙」的舞動，一看天上有朵黑雲漸漸移來，好像立刻有雨。廷秀連忙起來收拾，廷芳和班梅花把吃剩的東西忙着理進食籃，又有開過的罐頭食品因為有湯水，所以也不要了。

他們匆匆走出花園，看見汽車站上立滿了人，不知什麼時候可以上車，便叫了一部祥生車子回到揚子。廷秀廷芳沒有下來，原車開到家裏去了。

果然下了一夜的春雨，直到天亮才停止。

第二天班梅花老早便爬了起來，推窗一看，見馬路上已經吹乾了，於是把窗統統打開，一陣一陣晨風吹來，紗帘跟着舞動，鬢髮也在風中飛蕩，她在陽臺上呼吸了一會清氣，人怪新鮮。索性拖了一把椅子來，又拿了一本「春輝樓頭」披閱着。

八點鐘光景廷秀打了一個電話來，叫她到他家裏去，因為妹妹廷芳，昨日飲

食不慣，半夜發熱，嘔吐，頭痛。所以現在照顧着妹妹不能來。班梅花馬上買了一點桔子坐了車子趕去。進門看見廷芳躺在床上面色很蒼白，伸手替她按了按額角，熱勢已退。廷秀道：

『昨天麵包，鴨肫肝，牛肉，水果，六亂三千的儘吃，一定吃壞了，裏面還積食呢？』

班梅花問道：

『請過醫生嗎？』

廷秀答道：

『她不要吃中藥，所以請西醫打過一針退熱針，灌過一次腸。據說熱退即好，沒有問題。』

班梅花低低問廷芳道：

『芳妹妹靜養靜養吧，如果口渴，這裏桔子剝來吃吃，你把渣吐出就

是。」

廷芳低低答道：

「又給你買桔子，真不好意思。」

班梅花也不做聲，又坐到廷秀寫字桌上翻原稿看，翻信看，忽然翻着一封信，筆跡有像女人寫的。她見廷秀不在房裏馬上把信抽出來看，見上面稱廷秀叫「秀哥」班梅花心中已經有點不舒服，又看到下面具名是「你的妹妹鳳上」於是斷定這封信是他愛人寫來無疑，便不及細閱內容匆匆塞在自己袋裏。

她是氣得面孔也白了，不相信廷秀這樣忠實，情人也會這樣的多，他又何必來欺騙我呢？早早說明白，我儘可以讓路，這樣不但害人還害了己。足見男子的心理完全是把女子來玩弄的，我沒有把他這秘密會無意中今日找到，我的前途幸福也就可想而知了。她又想：現在不和他發表，打聽打聽這女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倒要見識見識她。

一會廷秀端了一盆點心，笑着進來道：

『梅妹，你吃點心吧，很熱的。』

班梅花朝廷秀臉上一看，又點點頭，雖沒話說，但已表示出：『你的秘密盡是我一肚皮，還叫我吃點心，省了吧！』雖然她還是隱忍下去了。淡淡的道：

『何必買這許多點心，早晨我不吃什麼的。』

她忽然想起一對鴿道：

『鴿呢？』

廷秀答道：

『這裏地方太小，不能養鴿，我送到市立動物院去了。那裏設備很好，我可以時常去看看。』

班梅花也不做聲，心中自然不歡喜的，她以為我還沒動身，鴿已經把它送了

出去似乎把我一片送鴿的初衷拋到九霄雲外了。

廷秀見班梅花今天很不歡喜的，知道她的冷癖脾氣又發足了，自然也感到無趣。隔了一會道：

『梅妹，你在這裏吃了飯，我同你參加文藝茶話會，這裏去祇半里路，極近的。』

班梅花道：

『什麼地方，祇半里路？』

『中華職業教育社。』

他們吃了飯，洗了臉。廷秀向他妹妹道：

『現在好點麼？我們出去一會，二個鐘頭就回來。』

他妹妹答道：

『你們去吧，我現在好得多了。』

廷秀還不放心，下樓託二房東的女兒，上樓來陪她，二房東女兒原和廷秀很愛好，馬上趕上樓來。廷秀和班梅花便赴會了。

中華教職社大禮堂上佈置一個會議的格式，中間一面元色大絨旗，旗上一個圓的社徽，中間繪成一支筆擱在原稿紙上，含意就是「作者」兩旁貼着標語，和一張開會秩序，講臺壁上一塊大黑板，下面一張小長桌。中央排滿了椅子，每一把椅子前面一張小方桌，桌上早擺着一個玻璃杯，杯中按一小袋茶葉，旁邊一面盆子，盆子裏排着四件五色奶油西點，老遠望去，彷彿構成一幅自然調勻的圖案。進門口有一張長桌，上面攤着一本又闊又大的社員簽名冊，旁邊還有招待員，伸着一隻手請你簽名。

這時不過下午一點鐘，開會時間沒有到，廷秀和班梅花來得還早，進門簽了名後，進去祇見十多個會員，這十多個會員都是執行委員，所以早到。他們見廷

秀到來忙打招呼，握手，

『早呀！早呀！今天開會人一定必多，大家都放春假啊！』那人指指班梅花問道：『這位是……？』

廷秀忙向班梅花介紹：

『這位便是本會發起人，又是一位大作家烏龍先生，他的文章真寫得活龍活現，生動有姿。』又向烏先生介紹道：

『這是舍表妹叫班梅花，一向在鄉間讀書。』

祇見那烏先生肥頭大耳的，一面孔黑麻子，眼睛朝上一翻，唸道：

『班：梅：花：名字倒很熟悉，却記不出了。請教班女士何處讀書？』

班梅花見這付滑稽神情，心中實在忍不住笑，覺得寫文章的人都有一種怪樣子，如果拿他的文字去猜度他的人品，性情，面貌，却完全失敗了。這位烏先生的小說我也看過，却想不到他是一個又粗又黑的爛麻皮講話時眼睛朝上挺，看不

見一點瞳子的。她笑着答道：

『我一向在梁溪藝專讀書。』

烏先生又是眼睛向上挺：

『你們校長鍾先生時常和我通信的，對了，對了，我看過貴校二十週年紀念冊，上面你有照片和文字的，哈哈……記起來了。』

這時還有幾個委員也走過來和廷秀招呼，廷秀一一替班梅花介紹，可是一面介紹一面忘記，班梅花弄得頭也痛了。一會人愈到愈多，他們兩人也佔據二個位子。坐下，茶房便來把茶杯酌上開水。又隔了一會一陣鈴聲就開會了。

『哇啦哇啦』的開了一陣子的會，又議決各地組織分會的事，便見各會員站起舉手嚷道：

『我担任籌備武進分會！』

『我担任梁溪分會！』

『我担任南京分會！』

『我担任浦東分會！』

『我担任陸家浜分會！』

這時主席舉手道：

『依兄弟意思，查浦東和陸家浜兩地，都屬上海市管轄，本會既在上海市立案而又同一地域，似不宜再有分會設立，以免渙散總會力量。未知各位以爲如何？』

接上就有一位像羊叫的喉嚨而又近視眼的會員，起立附和道：

『鄙人附議。不過鄙人家住吳淞黃河路，壽春堂國藥號隔壁，李同茂鐵器店後門，暈素橋堍，我想暈素橋由鄙人担任組分會，未知該處是否屬上海市？』

這位仁兄太滑稽，他已經是羊叫的喉嚨，使人聽見要發笑，還拉出這一段藥號，鐵器店，暈素橋的笑料，他沒有講完早闕堂大笑了。

主席也很滑稽的答道：

『不要說暈素橋是上海市，連全個吳淞都歸上海市的，足下似乎不是上海人，這一點常識沒有知道，你真是隻羊，草還沒吃飽！』於是『哇哇哇』又是大笑。班梅花笑得欲死問廷秀：

『這主席是誰？』

他是提倡新感覺派的，筆名叫黑魚精，姓江，號海濤，他出過一本「雲斗裏的嫦娥」出的名。」

班梅花急道：

『這就是黑魚精，可是面孔一點也不黑呢？』

廷秀道：

『他們是故意標新立異的，專取點怪異名字，你看那個瘦瘦的叫神象，坐在角上叫天狗，我前面一排第二個叫黃牛，第三個叫油葫蘆，第四個叫小老虎。靠

左面第一個叫金鈴子，他們題名好像都走一條陣線，全是蟲啊狗啊虎啊一類筆名來發表他們文章，所以他們真姓名反不爲人注意了。這是有原因的，以避當局耳目，可以任情批判入家呢。」

這許多奇怪筆名，天天報紙上可以看到的，班梅花問道：

『真姓名你都知道麼？』

『怎麼不知道，告訴你吧，那叫神象的就是江南週刊編輯李品夫，那叫天狗的人間畫報文藝主編程朋亭，那叫黃牛的是現象報編輯黃公懷，那叫油葫蘆的吃飯小品戴星甫，那小老虎也是現象報的，那金鈴子是東方日報編輯徐白羽。還有剛剛舉手担任武進分會的叫蔡問梁，南京分會的叫張大願。他們都是辦報的，一個武進人，一個南京人。還有許多真不勝枚舉了。』

主席看見提分會的很多，便接着嚷道：

『諸位依兄弟意思，各地分會日後統由宣傳科接洽辦理，今天希望各位不必

再提出通過，不過有一點希望，就是各位組分會的使命很重大，不是我今天以爲某地分了一個會，招幾個會員便算了事，這還不是等於虛設？我們以後應該需要名符其實的去幹我們的工作，實現深入民衆的文藝，建設國防文學，整齊我們陣容，堅固本會的基楚，這是兄弟的一點希望。至於今天不是開大會日子因爲到的人很多，所以順便提出討論一下，現在就把它告一斷落，我們開始茶話吧，各人隨便談談，有什麼笑話，什麼理論，或者各位最近在寫作中什麼單行本和最近行動，都不妨請到臺上來報告報告，使會員互相明瞭雙方消息，以免三個月來諸多隔膜……！」主席說畢，鞠了一個躬走下臺去。可是旁邊有位起立道：

『請江主席先報告吧！』

主席一想，毫不猶疑的走上講臺笑道：

『兄弟慚愧之至無甚報告，不過去年出版的那本拙作，「雲斗裏的嫦娥」目下已經銷到五萬四千餘冊，我抽得版稅二千零念一元八角二分，第一二批版稅不

會說得，早早跳舞跳完了，最近共結出一千元來，我將該筆款子抱定決心，無論如何不跳舞，馬上到南翔去託我的朋友周天民先生在古漪園左近買一塊小小地皮，預備搭茅屋之用，可是南翔自從汽車小火車通達之後，地皮飛漲，從前賣三百元一畝的，現在漲到一千元一畝也不肯放手。祇好又託我那朋友改買了一塊田和一眼池塘，但是却不在古漪園左近，是一個四面荒野的地方，倒也好，非常中意，我預備在那邊搭三間茅屋，四邊餘地種一圍楊柳，門口面塘，可以不時垂釣而佐餐，塘裏還可以種荷花，分出一塊播水紅菱，和養魚之用。現在地雖買好，茅屋還未興工。將來落成後一定請各位去遊逛，大家聯歡一番。以後我的生活也須轉變一番，不再在都市裏鬼混了。目下在寫作中有「茄子姑娘的祕密」不日即可脫稿了，……」說罷笑着跳下臺，於是大家「拍拍拍」地一陣鼓着掌。第二個走上臺的，叫黃牛，他說：

「這一向來兄弟日夜發神經病，文字一篇不寫，漫到倒畫不少，每天至少三

張，多時七八張，各刊真是應酬不了，所以我腦子用枯了，欲發神經病了，從前我可以吃五碗飯，一瓶牛奶，二隻生梨，蹄子一隻大略吃吃、不爲奇的，現在不對了，每頓祇吃一碗飯，半杯牛奶，一片生梨，紅燒蹄子望而却步。所以我這大名黃牛，有點不當，應改爲黃鼠狼……」

第三個講的是天狗，他道：

『我欲開一月書店，定名天狗書店，預備一萬元下本，分爲二百股，每股五十元，章程已經印好，希望今天到會的都踴躍加入，爲天狗書店的股東，目前祇須認股，不必付款，將來專門出版會員單行本，以免受書局的控制，欠版稅，弄得作者毫無保障。今天到會的如果願意認股，就請來簽個字，以便預定股數……』

不一會認股的人真不少，好得現在又不用付款，落得簽個字。班梅花雖然感到今天很有趣，然而也許坐得久了，欲想走，廷秀也因為妹妹病着，急欲回去。所以他們沒有待到散會就回來了。

回來看見廷芳已經坐在床上和二房東女兒練習唱歌，看見廷秀和班梅花進來，便把歌譜掩着笑道：

『你們老早就回來了嗎？』

二房東女兒趁機便一溜烟下樓去了。

班梅花笑道：

『芳妹妹，你太用心了，病剛好點又唱歌，將來你欲成個歌唱明星麼？』

廷秀一笑道：

『我聽他自由，如果性情相近呢，就讓她學習唱歌，好得唱歌也可以找飯碗，我託人把她講到歌唱團體裏去好了。』

班梅花坐了一會，心頭又湧上那封信的事，總是說不出的一番痛苦，當下便無趣的站起道：

『秀哥，我想去了，明天決定趁早車動身，大致暑假裏還要來一次。現在我

就回旅館。」

廷秀道：

『再玩一天好了，如果假期已滿，那末我不留你，以免姑母掛念，你明天走也好，我送你上車。今夜你吃了夜飯去。』

班梅花搖搖頭。

『謝謝，我還要回去理東西呢。』她又向廷秀道：

『芳妹妹，我明天動身不來辭別了，你自己保重吧。』

秀芳似乎眼睛有點紅，忙道：

『梅姊姊，你明天一定欲走，我留你不住，暑假一定要來，千萬要緊！』

班梅花含笑點點頭：

『一定來的，我們以後通通信吧。』

班梅花回到揚子，便急急把袋裏那封信打開來看，上面寫道：

秀哥：

本來我一吃完夜飯，就給你寫信，可是我要動筆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朋友，談談說說的鬧了二三個鐘頭，所以現在才得寫。

秀哥，你那本「春輝樓頭」已經收到，並且一口氣讀完，覺得你筆底活現着許多活潑的可愛人兒，笑着，跳着，招着手，引着讀者跑進書裏去，秀哥，我真的迷迷糊糊走到書裏面去了，這是你的傳神之筆所以會引人入勝呢。這本書我看後便給妹妹搶了去，弟弟又和我鬧着，他也要爭先看，我還和他們辦了一回交涉的。

秀哥，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我書房的窗外那株桃花已經盛開了，每當那溫和的春陽照着她的時候，真可愛之至，她的美麗的色調我簡直描寫不出，你這幾天有興趣，欲不欲來賞賞我們的桃花呢？不但我

渴望你來，我的媽媽，妹妹，弟弟，都望你來，他們都知道你是著書的一個文人，都欲見見你這文人啊……還有許多話你來面談吧。祝你

文思綿綿千里

你的妹妹

鳳上四月二日

班梅花把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推測信上語氣，似乎有點不像廷秀的情人，如果不論是情人却又像是情人，真難捉摸。她把信封上看了看，祇有吳寄沒有發信地點，把郵局蓋的印子細細研究，才看出「真茹」二字，於是斷定這封信是從真茹寄的。

她想這件事祇有慢慢託人探聽。我同學中有一個真茹人，將來把這事託了她打聽也很容易的。她把信摺好放在提箱裏，胡亂吃了夜飯，理理東西，老早就上床了。

第二日廷秀一早便提了二個篋籃趕來，班梅花還沒動身，見廷秀手中二個籃問道：

『爲什麼還買這許多東西？屢次給你破費，真不好意思啊。』

廷秀道：

『這一個籃裏是文旦，給姑母吃的，這一個籃是點心，你在車上餓了打開來吃吃。我知道你東西多了不能帶，所以祇買了這一點，如何談得上破費。』

班梅花問道：

『芳妹妹好了嗎？』

『好了，好了，說起她有一件紀念品送你。』他忙從袋裏摸了出來，一個小盒子盛着的，打開來是一把小洋刀，附一個條子道：「這雖是一把小洋刀啊，可是你把它放在手邊可以裁紙，可以割繩子，可以扞水果，可以打洞。用場至廣，願梅姊姊珍視它。妹廷芳贈」廷秀把盒子授給班梅花道：

『她送你原來是把小洋刀。』

班梅花看了洋刀又看見條子笑道：

『芳妹妹真頗具巧思啊，可惜我一樣紀念品沒有答還她。好吧，我到家中再寄，決不忘記。』

廷秀看錶已經七點多鐘便催着：

『你如果趁七點五五分車的，那末就要動身了，不趁這班車今天又不能到家呢。』

班梅花向他一笑：

『我會走的，不用催了，我知道你的心事呢……今天不到家，關你什麼事？』她如果不這麼一笑的說，廷秀也許以爲她又使脾氣，可是却找不到一絲她說這話的理由。廷秀不覺一笑的道：

『我有什麼心事？這到奇怪了！』

班梅花笑說：

『死人肚裏得知，何必瞞我？』

廷秀愈弄愈莫明，知道她又是旁的事悞會了，追着問：

『請你說一下明白吧；你說死人肚裏得知，我因為沒有死，所以不得知，你說，你說！』

班梅花急急匆匆奔出房門哈哈的癡笑道：

『再不動身，真會脫車了，快快走吧！』

廷秀無辦法祇好跟在後面奔，到了大門口，也不講價便跳上車子趕向火車站去。

班梅花上了火車，廷秀把另件替她接上架子，點交明白一共幾件東西，叫她好生留意。班梅花坐了下來催廷秀下車，因為馬上就開車，她道：

『你快下去吧，車就開了。我到了那邊再寫信給你。剛剛說的話是我和你打趣的，不要放在心上吧。去，去，你快下車！』

廷秀還預備和她講點話，祇聽得耳邊一聲警笛，車忽然拖動，廷秀急得話也

講不出，連忙逃一般的下車，待腳踏着車門鐵階一跳下來時，這一列車已經開出月台了。廷秀面孔發了白，站長執了面旗走過來罵道：

『你是死人！耳朵沒有生的死人？告訴你，跌死白死的！白死的！豬獠！』

廷秀面孔由白變了紅，由紅變了紫，心是撲撲的跳，她想回罵站長，但退一步想，這是他的責任，不得不這樣，就受他罵幾聲吧。

廷秀回到家裏氣傷了心，他妹妹問他什麼事，不做聲，隔了一會才道：

『妹妹，你唱隻歌兒給我聽聽。』

『你愛聽什麼歌呢？』

『快樂一點的。』

廷芳想了一想道：

『快樂一點的「特別快車」好嗎？』

廷秀因想剛剛也是受了特別快車的氣現在又是特別快車。便道：

『除了這隻還有別的？』

『「休息五分鐘」吧。』

他想：這歌兒很好，我受了氣後應該休息五分鐘了。

他躺在床上，架起了腳，一手握住了妹妹的手，他妹妹坐在床沿上唱了一隻休息五分鐘後笑道：

『唱得不好，唱得不好，我重唱個「閣樓上小姐」吧。』

他一面聽着妹妹婉轉的歌聲，覺得一切的愛，還是敵不過手足情深的偉大，他握緊了妹妹的手，要她再唱一個再唱一個的，便把剛剛受的氣一股腦兒忘記完了。

四

班梅花回到家中，便寫信給廷秀，告訴他一路平安。又附一封信給廷芳，伸謝小洋刀的事。隔了一二天她也回到城中學校裏去了。

到了學校就從事探聽那件「吳鳳」的疑案，恰巧真茹那同學先一日回到校中。有一個晚上她們在宿舍裏商談了半夜，似乎得到了點小眉目。那同學說：

「真茹姓吳的人家是很多的，這個吳還不知是不是化姓抑或真姓不得而知，作算是真姓，這個「鳳」是不是真名還是假名，又是問題，也許「鳳」的上面還有字，上面沒有字，下面一定有字，決不會單名的……」

班梅花道：

『單名也說不定，並且單名的人很多。』

那同學道：

『這是你猜想，偏偏她不是單名呢？總之我和你都不會知道的。一個人的名字弄不明白，一定難以打聽！』

『吳鳳不是姓名嗎？』

『作算吳鳳是真姓名，還有學名乳名的分別，你如何去打聽？』

班梅花道：

『現在有一辦法，不論姓名是否真假，都不管它，單打聽這姓吳的家裏有一個老太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連她一起在內至少有四個人以上。家中還有一樹桃花，這桃花假使長得高大透出牆外，我們走過也可以知道了。』

那同學道：

『這未始不是一個辦法，依我意思，還有較好的辦法，想必這女子年紀並不

過大，也許還在學校中讀書，真茹有二隻女學，一隻大學，我都有人認得，祇須查她們學生姓名簿，如果查到了有這名字，便知道她的地點了，或者姓吳而名中有鳳的，也把她抄下，你看如何？依你辦法是不能適用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像調查戶口去調查，也不能去問：「你家有桃樹嗎？」這不是太滑稽了嗎？要知道這桃樹小小的一株縮在牆裏呢？」

班梅花笑道：

『對，對，依你對的。』

那同學說：

『這件事不單是打聽到便算了事，作算將這名字地點查到，以後手續如何呢？倒也很費腦筋哩。』

班梅花想了一會道：

『祇須把她探聽到，我就有法想。』

那同學笑道：

『你難道尋到她家裏去嗎？』

『笑話，笑話，我爲什麼要尋她？祇須見見她夠了。不過我還要你幫忙地方很多，能不能答應我？』

那同學老實不客氣的說：

『想來你也是少不來我的，因爲地方又是我真茹，學校調查姓名又非我不可，況且不是一星期二星期也難把它澈底弄明白。所以我反給你拖下水了……』

班梅花笑道：

『將來一定報答你。』

那同學問道：

『你預備什麼日子進行？早點說也可趁春假中好了，然而現在請假，就不行。我看待到暑假中吧，放了暑假，你到我家裏去住，是不生問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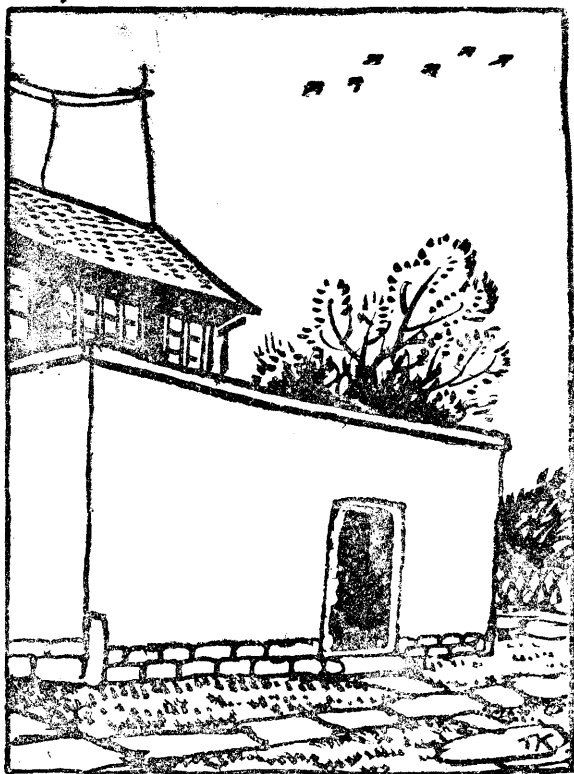
班梅花一想，離開暑假日子還長遠其中變化一定很多，然而不等到那時候又沒有辦法，也就無可奈何祇得答應。

她們已商量了這個小眉目。一面班梅花照常和廷秀通信，廷秀也有覆信，他們雙方感情，似乎和從前一樣的熱烈，祇是班梅花每在信中帶一點絃外之音，廷秀回信總是坦白的表明心跡，然而這種種班梅花都認為玩弄女性的手段。並不因此感動或改變對他的進攻。

從春假到暑假，祇二三個月光景，日子雖長，但也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已到大考時節了。

班梅花放了假，把行李統託人搭到家裏去，又寫信告訴她媽媽，欲跟同學到真茹去玩二星期。一邊她真的跟了那同學到真茹去了。

可是不巧，她們第一步計劃就失敗了，真茹幾家中學大學統老早也放假了，校中祇住了幾個茶房和火頭軍。她們兩人撲個空。那同學道：



可是有一天她們真的看見一家有桃樹的人家，外面一堵牆圍着。

『不要急，再想法，再想法。』

又住了二天，託人打聽，也是石沉大海，那同學火冒的說：

『難道真茹這一地方，訪一個人都訪不到嗎？』

班梅花很煩惱的道：

『我欲把這事放棄了，誰有這許多精神？』

可是有一天她們真的看見一家有桃樹的人家，外面一堵牆圍着。她們真歡喜，那同學馬上叩門進去，看見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便問道：

『請問你們這裡是姓吳的麼？』

孩子答道：

『是的。』

『你不是有個姊姊麼？在家不在家？』

孩子有點莫明其妙，逃着進去把他姆媽拖了出來。那同學見一個四十多歲的

婦人出來，心中倒一怔，然而祇得挺出道：

『我們也是本地的，現在來請問你吳鳳小姐在家麼？我們是她同學……』
那婦人詫異的答道：

『恐怕弄錯了，你們是找什麼吳的？』

『口天吳，她名字叫鳳。』

『沒有的，我們是古月胡。並且也沒有胡鳳這個人。』

那同學拖着班梅花笑着回頭就朝外奔，背後聽得那婦人咕嚕道：

『姓也沒摸明白，闖到人家屋裏來！』

班梅花奔在路上才哈哈大笑，她說：

『倒霉！倒霉！這是第一次失敗了！』

她同學笑道：

『還有第三次最後的成功！』

隔了一天班梅花忽然想起：可以去問送信的郵差，一定會知道的。果真郵差告訴了詳細地點和門牌，她們按址竟然找到了。

原來這吳鳳是住在真茹郊野一座小洋房中，離開鎮上有二里多路，試想如何打聽到呢。

但是待到她們跑去，據說吳鳳小姐有的，可是真又不湊巧，上一星期同她妹妹到娘舅家裏去了，要一個多月方得回來。問她娘舅家裏何處，據說杭州清波門。班梅花一桶冷氣澆在背上，一身冷到底，她同學低低道：

『我們回去想另外辦法，現在問題不在吳鳳頭上，倒要去試驗你那位池先生是否變了心，才是道理。』

她們回來那同學便摹擬吳鳳的筆跡寫信給廷秀，叫他到真茹來玩，另外還有要事面談，並說是昨天從杭州來的，現在住到鎮上同學家裏，回信寄到這裏不悞。她同學道：

『假使池先生接這信，對吳鳳有意思的，一定要趕來，否則也有回信的，不是也給我們接到嗎？』

班梅花連連點頭道：

『對，對，他如果不來也有回信來的。』

隔了一天廷秀真的一封信寄到這裏來，上寫吳鳳女士收，底下池緘。班梅花連忙拆開看，上道：

鳳小姐：

惠書收悉，囑來茹一晤，本擬應命，奈以編務忙碌，不能抽身，悵恨奚如？未諗什麼要事面談，何以語焉不詳，望速賜覆爲盼。

廷秀手啓

班梅花忙將信給她同學看，同學一看道：

『依這信推測，池先生無疑的對於她的事很關心，上面說編務忙碌，假如不

忙碌呢一定要趕來的，他還要她即速回信，足見關心之外還負了欲替她解決難題的責任。既然這樣，我們趁機再接再厲，索性進一步和他明說，向他追求，你以爲怎樣？」

班梅花很是贊成。她同學又擬了一信，大概說：「你爲館事羈身不能來茹悵恨奚如？所謂要事就是我自己的事要和你商量，因爲你是我唯一最崇拜最愛的人，我願把我自己的——終身大事——和你細談，不知你能接受我要求否？記得我們通信也通了長久，雖祇和你見過一見面，但我已深知道你的性情溫柔，人品又是那末的瀟灑，學問又是那末的高深，從沒見過有你那樣的一個青年學子，我自那次和你分別後，可說時時刻刻魂靈飛在你左右，恨不得即刻就投到你的懷裏來，假使一旦我有這一個機會，我是死而瞑目了。秀哥，明白的告訴你吧，我現在就要把身體託付給你，請你可憐我接受了吧。我的姆媽是不生問題的，她素來讓自主，我爹爹更不生問題了，他曾說過……」

班梅花笑道：

『這二句最好不要，她也許沒有爹爹呢？』

她同學一笑，便把這二句一勾，續寫道：

『……並且她有一筆很厚的嫁奩給我，另外還有金城銀行二萬元的活期存摺一扣陪嫁，我住宅西首有二塊小花園，她也曾說過，一塊大的給我，一塊小的給妹妹，那塊大的雖不怎樣的大，但也有十畝多地，購進多年，現在也要值到好幾千塊錢。我們成了家後，可在花園中央造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洋房，你在裏邊寫稿子，我蒔蒔花草，過一下我倆下半世的幸福生活，這一切想你也表同情的，總之光耀的美麗的未來幸福的開始祇在你一念之間，無不立刻實現，願你三思後，給一對，接受我要求的回信，我可把他給姆媽看，我們就可以訂婚了，快快賜覆，以免我望眼欲穿……』她同學把信擬好，班梅花又仔細推敲一番，覺得非常滿意的笑道：

『好極，你倒是此中老手。這封信他一定要入圈套。』

隔了一天沒有回音，她們想：廷秀一定對此信發生了懷疑了，或者欲想答應，又不敢答應，所以斟酌一番後，慎重答覆也說不定，到了當夜才接得來信，寥寥數行道：

鳳小姐：

所謂要事者，不料即爲你的終身大事，弟因感喟要已，無奈你我相見恨晚，弟雖未娶，但早有愛人在前。致負小姐殷殷厚望，罪深罪深。嗣後願以友誼立場與小姐締一文字交則可，未知你意以爲何如？專覆。

順祝珍重

廷秀再拜啓

班梅花看畢不知作何感想，當然心中是安慰的，但不知「早有愛人在前」這愛人是否卽是她自己，心中還是一個疑團。她同學却笑道：

『這覆信如此措辭，真是出於意外，池先生不爲所亂，而能毅力出此，足見

此人可敬可愛，我們對於他和吳鳳的關係，就不攻自破了。你看來……」

班梅花忍不住一笑。同學笑道：

「看他信中的「愛人在前」一句，想來，這愛人就是你，哈……」

班梅花搖搖頭道：

「決不會，天下事沒有這末簡單的。」

同學笑道：

「你不相信，我還可試驗，務必使他指明愛人就是某某人，假使指明是你，應該請我吃什麼？我們先賭好東道再來。」

班梅花也笑道：

「假使不是我呢？」

同學拍手道：

「不是你！我失敗，東道我來。」

班梅花不但有熱烈的情感，冷癖的脾氣，還有好勝好奇的心，所以她們聯絡着又去試驗廷秀了。

她們兩人就到了上海，開下旅館，住一個小小房間，這次到上海是秘密的，一切開消完全是班梅花一人來，同學是爲她的事來上海，班梅花自然也不好意思要她出錢。因此雙方同意，一切特別節省。同學說：

『現在既到上海，今天就開始第一步工作，由我寫信給池先生，約他出來看電影，我化名蔣雪芳，信中大致說：『我是愛國女校讀書，因爲放了暑假在家中煩悶願欲到外面來走走，同時趁這機會拜望幾個平日所崇拜的文藝家，你是我平日崇拜的第一人，所以不諱冒昧，邀先生來一談，因爲沒有妥當的地方，想來想去還是電影院，請你明天（八日）下午二時在大光明門口等我，我穿短裙，白衫，髮上黑綢結二朶，白皮鞋，手中有紙傘一柄，這便是我的裝束，我雖未見你，但

你面貌我在雜誌上見過，所以會認得你。誰先到誰先等着。千萬勿使我失望爲要。」「措辭大約如此。我可預料他一定會來，因爲這是很普通的一種交際場中的私人約會，並不稀奇，祇要你不悞會就是了……」

班梅花說：

『難道我這麼會發生悞會麼？不過你的筆跡他要看出了。』

同學想一想道：

『不要緊，前一信是墨筆寫，現在用自來水筆寫。』

班梅花說：

『見面後，預備怎樣說法？陌生的，你真有胆力。』

『預備怎樣說法，這要隨機應變，現在說不出的。』

當下信寫好寄出，她們晚上又出去遊逛一回馬路才回來睡覺。第二天吃了午飯她的同學便細細化粧了一番，到了二點鐘趕向大光明去。班梅花却守在旅館聽

回音。

她在大光明門口等了一會，來的人雖多，但祇朝她看看便進去了。她又耐性的儘守着等，果然不一會廷秀來了。

他穿的白長衫，白皮鞋，戴的硬草帽，手中一卷書，他一跑來，看見一個依照信上一摸一樣裝束的女子，便斷定這是蔣雪芳。他走前一步笑道：

『請問你便是蔣雪芳小姐麼？』

蔣雪芳迎笑道：

『是的，你就是池廷秀先生麼？久仰大名！』

廷秀謙虛道：

『不敢，不敢，好，我們進去吧。』

雪芳便跟了進去，廷秀搶着買了一張樓上票子，於是一同上樓，揀着最前一排坐下。

廷秀笑道：

『蔣小姐，你的信我在吃飯時收到，如果再遲一班要到明天收到，我便不能踐小姐的約了。』

雪芳問道：

『遲一班，爲什麼要到明天收到呢？』

廷秀道：

『這一向來天熱，我們祇辦半天工，午後回去便不到館，所以接你信很歡喜，下半年是空的，可以奉陪你看電影。』

雪芳笑道：

『真不好意思呢。我這個人素來不主張男女有界限的，男子不是和女子一樣麼，女子也不是和男子一樣麼。所以我打破一層觀念，什麼也不怕，什麼地方去，什麼人也和他談得來。池先生你接到我那封信奇怪吧，會一個素昧生平的女子』

約出你看美戲？哈哈！」

廷秀笑嘻嘻的說：

『沒有關係的，也沒有奇怪的，在上海女子約男子看戲遊逛，也等於男子約着女子一樣，普通的一種私人交際，並且我不時有不相識的男子女子寫信來約我吃飯，看戲，遊玩，旅行，我都當他們是朋友，都很歡喜赴約的，因為我這個人生平最愛結交的是朋友，朋友愈多愈好，並且我們靠筆尖為生的，朋友似乎也更多點，也是一原因。』

雪芳道：

『我便是先生的文字朋友一份子呢，你的文章我篇篇讀，篇篇好。我常想；有一天會認得有像你，這一位小說家，我不知如何光榮啊。現在果然實現我理想，我真快樂！』

廷秀笑道：

『實在還不是一個人，並不二樣啊？』

這時賣冰淇淋的走來，廷秀買了一杯冰淇淋，一杯交給雪芳，一杯自己打開吃道：

『一個人朋友太多了也是麻煩，交際應酬，處處化錢，像我每天統計有二十封信接到，這二十封信的拆看要化多少工夫，若要一封一封去覆，又不知化多少工夫，所以人家給我老長的信，我覆他祇有寥寥二三行，可是把時間湊起來，這短短二三行，一月中的化費也不可勝算，一年中更是不得了，假使把這工夫去放在另一工作上也許可做得出一件很好的事業來。這就是可寶貴的無形損失，還有郵票信紙信壳的耗費。其次要算電話了，每天還接到不少電話，勢必打出去的也有這點，現在是改章程，定為五分一次，電話因此減少不少，不然有一點小事一個電話打來，有的連吃飯也問問你「飯用過嗎？你現在忙嗎？屙拉過嗎？」真頭痛。除信，電話之外就是會客，客人之多，館長也沒有這許多，起初是有客必廷

見，久而久之，館方考查我工作報告，月月下降，所以許多客祇得不見，這不是我驕傲，擺架子，實在生活問題，不得不如此，做人真是做得難透了……」

雪芳笑道：

「這是你有了地位的關係，大致名人都是交遊廣闊的，正因為你也是名人呢……」

廷秀道：

「我假使名人就好了，也不靠筆耕爲生了，祇是苦了有點像名人的空壳子，而無名人其實的生活上的滿足，這一批人就是像我們這一批人最苦！」

雪芳道：

「池先生，你太客氣。可是話雖不錯，但照池先生情形看，也許不盡然。」

她又問廷秀家里有幾個人。廷秀接道：

「爺娘完全死光，祇有一個妹妹，旁無他人。」他也問雪芳家里情形。她接

道：

『我有爹爹，媽媽，哥哥，弟弟，叔叔，阿侄一大淘。我爹爹開南貨店，哥哥研究無線電，在電臺上做學員，弟弟讀書，叔叔做染坊生意。』

『你的家那裏？』

『城裏竹淇弄。』

正說到竹淇弄，電影忽然開映了，他們也沒有聲息了。

從大光明出來，雪芳祇是跟隨着廷秀不放鬆因為剛剛搭訕着亂講，始終沒有機會探問他，這樣回去不好交代班梅花。廷秀見雪芳不肯分別似的，祇好說：

『我們吃飯去吧？』

雪芳自然是答應了。

他們在一家館子的座間裏又談着話了。

雪芳笑道：

『池先生，你今年多少貴庚？』

『說來慚愧，虛度念一了，還是一事無成呢？蔣小姐多少青春？』

『小得很，小得很。』

『小得很總不祇二歲三歲吧？』

『我祇有十五歲。』

『十五歲，的確嘆服，已經很有交際手腕，到了二十歲，二十五歲，不是成個交際家嗎？』

雪芳接上笑道：

『池先生，你訂過婚嗎？』

廷秀想不到她問這句話，便搖搖頭道：

『沒有訂過婚，有誰肯嫁我這寒士呢？』

『池先生，你又這末客氣。我替你做媒吧。』

廷秀哈哈一笑道：

『蔣小姐，請你不要開玩笑了，你自己還是個孩子，怎樣替人做媒呢？』

雪芳也哈哈笑道：

『做媒和年紀是沒關係的，所謂媒者，就是介紹人，介紹人祇要盡介紹上的義務就完了，有什麼爲難？』

『我現在不想訂婚，恐怕訂了婚沒有力量娶，不如不訂的好，我年紀還小，一則也太早。』

『不要這末推却，我有個同學，姓沈，今年十九歲，人品極好，學問又好，她家中一切都聽她自由，她如果配你真是一對璧人。我定替你做媒，你不要也娶你要，你們祇須會會面，雙方認爲滿意，便不是可以訂婚麼？』

廷秀又搖手道：

『天下決無如此道理，拿女人來硬人要的，並且那姓沈的又不是你的小輩

，即使是你小輩，也要她們自己王意，不是由你這樣擺佈的。況且那姓沈的本人願不願呢？你也不知道，這不是兒戲的。蔣小姐，你到底年齡關係，太天真了……」

雪芳一笑道：

「你爲什麼不要我做媒？想必早訂過婚了？」

廷秀搖搖頭不響。雪芳又問道：

「你沒有訂婚，那末早有了愛人？」

廷秀覺得這人有神經病，今天真倒霉，給她纏得要命的。她又接上追問：

「池先生，你沒有訂過婚，那末一定有愛人？爲什麼不做聲？」

廷秀一想，就告訴她吧，免得儘纏不清了，便道：

「我早早就有愛人了，蔣小姐，你不要費心了吧，不用做媒做什麼了。假使我沒有了愛人也不用到現在，老早也和旁的女子訂婚或結婚了。上一次老實告訴

你，有個叫吳鳳的女子，和我做了一年多文字朋友，她來看過我一次，人是長得十二分的漂亮，講話真是娓娓動聽的，可是我始終當她一個文字朋友看待，豈知她對我早種下情苗，一定要下嫁給我，寫信叫我去，我不去，又寫長信來向我追求，並說她有二萬元金城銀行的存摺陪嫁，還有十畝多地花園一塊給我享受，她的字，她的信寫得都可愛，祇要我一聲答應，一切榮華富貴即可實現。我看了她的信毫無疑義的加以婉謝了。我爲什麼有這麼一個好妻子，這一筆財產不接受呢？正因爲我早年就有愛人在前，我決不能負心於她別有所戀。莽友尙且繩以道義，夫婦豈可不講義氣？所以像吳鳳這種人我不想要，何況你的介紹更談不到這一層了。」

雪芳一面聽，同時覺得池先生爲人光明磊落，性情專一，可敬可佩。他還沒知道吳鳳的信就是我蔣雪芳出的啊。她便問道：

「池先生，你既然早有了情人。自然不會再想別的了，可是那人名字叫什麼

呢？」

廷秀索性告訴她：

「她姓班，叫梅花，是我表妹。」

雪芳便掏出一本袖珍日記簿說：

「請你寫在這上面，將來我也和她通通信。」

廷秀隨手把班梅花三字寫下，又註着她的通訊處，這通訊處就是她的學校，原來也就是蔣雪芳的學校。她又道：

「現在放假了，請你寫一個家裏地址吧。」

廷秀旁又註着「劍橋轉后餘村」六字。

他們這一頓夜飯吃了長久，雪芳臨走時道：

「池先生，今天真真謝謝你了，將來我們自會再見的一天呢。」

廷秀恐怕她再來纏不清，婉謝道：

『不必客氣，我因為也很忙，有機會還是我來看你吧。』

雪芳一笑答道：

『你嫌我討厭，就不來，你請到舍下，真要蓬蓽生輝了。好吧，再會，再會。』

廷秀不再和她牽下去，說着『再會，再會。』急急走了。

班梅花一人在旅館裏守她同學回來，守出火來了，從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十點鐘她同學才喝得醉醺醺的擺回來。班梅花一半氣一半又喜的問道：

『到底什麼一回事？現在才歸來？』

她同學並不將今天情形一一說來，祇囁聲：

『你答應我的東道快快拿來！我已經詳細調查明白，拿有他親筆證據，比鐵還硬。』

班梅花癡笑道：

『你把證據給我看，假使真的，請你一桌酒。』

『一桌酒我也吃不完，還是吃一頓大菜吧。』

『準定，準定！』

她同學才把今天的情形一五一十講來，又是講得那樣活龍活現的，聽者津津有味彷彿在眼前，最後才將那本日記簿翻出那頁廷秀寫的給她看，這才折服了。原來廷秀的筆跡班梅花一看便知道的。她笑說：

『真佩服你的本領，明天就請你吃大菜。』

她同學道：

『池先生爲人非常偉大，但看過去二件事體他一點不動於中，對你用情之專，真是少透。梅姊姊，你以後對他再不要有所誤會了，我預祝你將來幸福呢。』

班梅花含笑不做聲，但良心上的癡癡可想而知了。

她們在上海玩了二天，回到真茹，班梅花也回到后餘去了。到家後她姆媽告訴她廷秀接連有二封信寄來。班梅花問道：

『信呢？』

『在你樓上。』

班梅花急急趕上樓，果然有二封信放在桌上，第一封寫的是：「想你已經放假，請你早日來滬一敘。」第二封是：「給你信無覆，日夜懸念，近日連有二件有趣味的滑稽事，欲爲吾妹面告，接信速來。」班梅花自笑道：

『二件有趣滑稽事，盡是我一肚皮，他不欲面告我，我也知道了，嘻嘻嘻……』

……他還坐在鼓裏。』

豈知第二天又是一封信來，上道：

梅妹：

疊上二信均無覆我，念甚。兄知吾妹暑假必顧我，前以屋小不能容，現已遷居華龍路顧家宅花園旁四十五號二樓，此間空氣新鮮，窗外一片楓林，蓋為顧家宅花園也。室且光明寬敞，容三榻尚綽乎有餘。一切暑季用品以及床上陳設早為吾妹備置妥當，接信幸速賜覆，兄不能到站迎候，可囑廷芳候駕可也，乞示日子，為要。

兄
廷秀手啓

班梅花馬上把信給她姆媽看道：

『秀哥又來信叫我去玩，你看……』

姆媽看了信道：

『我看你太忙了，才昨天從真茹來，現在又要到上海。你也這末大的人了，還是在外面無邪的趕來趕去。天氣這樣熱，還是在家裏歇歇的好。』

班梅花道：

『我是想不去的，因為接連來了三信，你看他爲我搬場，爲我佈置，一片誠心誠意的，假如不去，他一定不歡喜。』

姆媽說：

『你回他一信，說秋涼點去，現在太熱了。如果他可以告假，就請他到這裏來玩。』

班梅花撲嗤一笑道：

『你真胡塗，你說天熱，難道叫他來玩，就不天熱麼？總之，不去是對他不起的，我一定要去。』

姆媽說：

『一定要去，你去吧，我橫籃阻擋你不住，現在的姑娘家一點也不像姑娘家了，和我那時候比比，天上地下……』

班梅花駁道：

「本來現在是什麼潮流，那時候是什麼潮流，有什麼天上地下話來呢？」
姆媽有點生氣說：

「好，好，好，去吧！本來我也不管你了！」

班梅花一面上樓一面咕嚕着：

「老胡塗，祇會一天到夜哼詩，是你份兒，看我再跟你學詩麼？表哥寫這樣信來叫我可以不去麼？你愈話多，我偏要去！」

當下領覆信告以來申日子，又說前一信均收到，因為到同學家裏去了，所以無覆，請你原諒。

班梅花動身前一天早把提箱理好，這一番去日子比較要長，所以替換衣服帶得更多。又買了許多蓮蓬，水紅菱，藕，幾幾乎有四五十斤，花匠一担挑着送下汽油船，班梅花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跟在担的後面把頭低着跨下船去。

這一天班梅花的車到上海，恰在下午四點鐘，所以廷秀兄妹兩人都到車站上

迎接，站在那一根鐵練裏邊張着。

不一會這一班火車徐徐開進站，月台上人像潮水一般的向這邊湧來。廷秀看見一個脚夫頭上搨了一大捆蓮蓬和藕，非常觸目，因此看見了後面一個白衣服的女子，仔細看時，才知道就是班梅花，便招着嚷着：

『班小姐！班小姐！』

廷秀也看見了，笑着跳起叫：

『梅姊姊！梅姊姊！梅姊姊！』

祇見班梅花忙抬頭四顧，廷秀又高聲嚷着：

『班小姐！在這裏！』

班梅花看見了，笑着點頭答應。脚夫却把東西一直搨出去，廷秀兄妹連忙趕上前，一直奔出站外，和班梅花握手，廷秀叫妹妹照應行李，他去購黃包車票子，廷秀道：

『不如坐汽車吧，三部黃包車恐怕比汽車還貴。』

廷秀一想，倒也不錯，便叫脚夫把東西搬到祥生汽車站，一件一件放上汽車，付了脚夫二毛小洋，汽車也就「撲」一聲碰上了門，便轉轉彎彎向華龍路而去。

班梅花坐在廷秀兄妹中間，好像受他們保護似的，廷秀笑道：

『梅妹，我等候你許多天了，你說放了假就來，爲什麼還不來？信也沒有覆，真弄得莫明其妙。假如還不來我打電報給你了……』

班梅花笑說：

『起初是到同學家去了，回來才接到你信，可是胡塗的姆媽又不許我來……』

廷秀急道：

『什麼原因？』

『她說天熱，專門在外面無邪的趕來趕去，我和她搶嘴，結果祇好放我來

了。」

廷秀也批評她姆媽不是道：

「這種人早已不合時宜，難道天熱出門的人也沒有了？」

廷芳插出說：

「這並不是不合時宜，因為天熱，恐怕梅姊姊路上受暑熱，這也是姑母愛護梅姊姊的好意。可是現在交通便利，設備既好，不像從前坐轎子，坐小車，坐脚踏船，在太陽底下儘晒可比，所以出門人決不會受暑熱了。」

班梅花說：

「我姆媽還是十九世紀人物，一點新思想沒有，祇會咿咿唔唔一天到夜哼詩，逼我也做詩，從前倒跟她學學，現在真也不願意，我忘記完了。芳妹妹，你現在還唱歌麼？」

廷芳說：

『唱的，現在歌的名目真多極多極，有許多都是外國電影曲子，祇有譜，沒有中國歌詞，除非唱外國聲音，我就不會。』

『那末中國歌你會了多少？』

廷芳笑着答道：

『還是新舊一共在內嗎？』

『是的。』

廷芳略一思想道：

『大約一百多隻，我統會的。』

班梅花吃驚道：

『芳妹妹，你會了這許多歌，過天教教我吧。』

廷秀說：

『梅妹，這一個暑假你住滿了我處，這許多歌你自會學完了。不是這長時期

的練習也懂了麼？以後你們天天晚上可以研究研究，這倒是個機會。」

廷芳謙虛道：

「我不懂的，梅姊姊也教教我吧。」

班梅花握緊了廷芳的手笑道：

「芳妹妹，你真會客氣……我常常說起，你們一對兄妹真是人間幸福的驕子，你哥哥又這般有學問，有地位，人又長得這漂亮，你自己又長得這般活潑美麗，將來成個歌唱明星哩。」

廷秀兄妹齊笑道：

「好了，夠了，你會說，我們也會說的。」

汽車夫回頭問道：

「華龍路到了，多少門牌？」

廷秀伸首窗外一看：

『四十五號門牌，一直過去那一帶黃色新屋就是。』

車子到了門口，二房東的娘姨出來相幫搬東西，廷芳便領着班梅花一直走上二樓，廷秀付車錢。

這是一間二樓前樓，建築的式樣十分美術化，一律是奶色立體的，牆上有凹凸圖案花紋，中間有三堵低牆，恰恰格爲會客間，寫字間，臥間，浴間，而支配得大小很是適宜，不擠也不糟塌地方，低牆上置有鮮花，照片，玩具，低牆的壁恰巧又設計着一層一層的書架，好像壁櫥彷彿，上面也是砌滿了書籍，因此這低牆的設計却佔了三種效用，自是美術化中又寓着十分簡便的，床是柚木的，床上的被褥枕套和壁上一樣的色調，所以看去非常調和。前面是一排長窗，掛下黃的紗帘，走出去可以到陽臺閒眺花園景色。寫字桌上祇有一個水晶墨水盤，一個吸水器，便沒有其他東西了。會客間一個小圓桌，桌上也祇一隻香烟缸，也沒有

其他東西了。總之，我們看不到一絲不入眼的東西，更看不見一件凌亂無章飄着而不用以致灰塵飛滿了一身的酒瓶，盒子，書籍，香烟壳子，碗盞，臘燭臺，香爐的廢物，一種顯現着新精神的氣氛充滿了這一間屋，任何人走進來都歡喜的笑着：『真美術化極了，人住在這裏不玲瓏也會變成玲瓏了。』

班梅花跟了廷芳一直走上樓來，看見當前的景象，連連叫好道：

『好極！好極！我們可以看出秀哥的美術思想，值得欽佩的！』

廷芳笑道：

『好嗎？這裏比從前是寬大了，可是比你梅姊姊府上又遠得多了。』

班梅花問道：

『你沒有到過我家裏，何以知道遠得多？』

廷芳一笑：

『哥哥告訴我的，如何好，如何大，如何考究。』

班梅花說：

『你哥哥瞎說，你想鄉下地方有像上海建築麼，所以考究無非大而已，空氣新鮮而已。』

廷秀捧着一捆蓮蓬蹬蹬上樓來，把它放在地上笑道：

『你還帶了這許多東西來做什麼呢？』見班梅花站着講話，連連道：

『你什麼立着，到會客間坐坐吧。』

一會娘姨又把藕，菱，提箱搬上來，廷秀向娘姨說：

『你做些點心。雞蛋麵廚房裏還有，落碗麵吧。』

原來這二房東的娘姨，是和廷秀二家合傭的。

廷秀又吩咐妹妹領班梅花到浴間沐浴，浴沐好再吃點心。班梅花說：

『沐浴很好，很好，我出了一身汗呢。』

班梅花跑進浴室，廷秀替她放水，又告訴她這是撲粉，這是來沙爾，這是香水，這是肥皂。又把窗帘拉上，換好衣服放在旁邊椅上。把門帶上自己回出來，又告訴她，門裏面還有一個小鎖，把它鎖上吧。

班梅花沐好浴。披了浴衣走出來笑道：

『這個浴真舒服，今天一路來灰塵統洗去了！』

廷秀一面剝蓮蓬吃道：

『吃點心吧，麵剛剛落出來。這蓮子都很嫩，怪清香的。』

班梅花一面吃麵說：

『鄉下土產，不值錢，祇是不好多帶，太重了，』

麵吃好，廷秀領她看替她佈置的睡間，把那扇低門，開進去，見有一隻三面臨空的奶油色柚木低床，床上統是奶黃色的，被，褥，枕頭，壁上懸着一張照片，那中間一幀就是班梅花的。床前一架低低的案桌，地上舖的是草地毯，四壁

有衣櫥，書架，但統是砌在牆裏，一點也不佔地位。廷秀笑道：

『這裏你中意嗎？』

班梅花點點頭一笑：

『好極，好極。秀哥，這統是你佈置的嗎？』

『是的。這間屋我來租時是一個統長間，我自己設計打樣，化了錢改造成這樣子的。我所中意就是這裏空氣還好，顧家宅花園出門就是，陽臺上就可以看見全園景色。又愛它新造房屋，清潔，二房東是圖書館的館長，也可算是同一職業，爲人很和氣的。』

班梅花道：

『房裏可惜沒有窗，天亮了也看不見呢。』

廷秀笑道：

『如何沒有？』他走過去把那帶子拖了一下，祇見那幅小立軸向上一捲，便

一片油綠的樹葉子現在眼前，太陽光就射了進來。原來這個窗是做得人家不注目的，什麼原因不顯出外面，因為太陽西照，陽光要晒到房裏來，你想不熱嗎，所以長日關了窗便不雅觀，就在窗的這位子佈了一幅活動立軸，可以隨意拉開關上，太陽晒來便拉一拉閉上，太陽去了，也祇須拉一拉又開了。於是窗外涼風颼颼的吹來，樹葉子上下拂動。倚窗眺望，胸襟一開。晚上也祇須開窗而睡，又因為另有鉛絲紗的，所以外面蚊子，蒼蠅無從飛進來了。班梅花心想，這真好，出於意外的。她看見沒有按電燈的地方，因又問道：

『電燈點在那裏呢？』

廷秀又一笑道：

『是裝在牆壁裏祇見光亮不見燈的。』他又把燈的開關一按，全間統亮了，而看不見一盞燈一隻燈泡確是美化透了。班梅花笑說：

『我真是鄉下人遊大觀園，樣樣做阿木林！』

廷秀也相附一笑走出房來。他說：

『你能在這裏住滿了一個暑期最好，否則至少一個月或二個月。去年你不是說過欲跟我學習寫稿子，抄寫抄寫的工作嗎？我也有這希望你能幫助我，因為我近來又開始寫二本長稿，約有六十萬字，第一本業已付印，校樣第一批就要送來了。我想你替我担任校對的工作。這本來是我自己校的奈因實在忙，校了對，便不能寫稿，你來就託你分些勞吧。這二本書，一本完成，一本還祇到一半工作，如寫好和排好，至少要二個月時間。你如肯留此二個月不是欣觀厥成嗎？』

班梅花說：

『我想來可以住二個月吧？雖然動身時告訴姆媽二禮拜就回來的，那末我寫信去當無問題。你二本什麼書呢，我能夠勝任麼？』

廷秀又叫班梅花到陽臺上去，傍晚的風吹來，而花園在望，自有相當的涼意。廷秀靠在欄干上道：

「你都能勝任的，只須細心將他錯字校出就是了。一本是「夜雨」短篇小說集，祇二十萬字，一本長篇小說叫「淪落」有四十萬字，但上半部也付排，下半部正在寫。我從館中間來排定工作，要寫七千字，假如下半年不歇夏，則晚上回來也排定寫四千字才上床睡。這二本稿費是訂定抽版稅的，但已預先支了五百元來搬場，買東西，佈置，不然我如何住得起這裏呢？……五百元我又化去了三百多元，覺得找錢多難，化錢容易，我們這般靠筆耕的朋友沒有一個富有，也沒有一個靠賣稿而發財的。梅妹，我想！我們也到了相當年齡了，終究是欲做這件事的，不容客氣，「食色性也」當然我們也不能免俗，走出這個圈外。我預備住到這裏來目的，也就是給我們將來留一個窠的。你既然洞悉我的情形，一切自然加以原諒，使我不致「捉襟見肘」那末我這幾年來賣文收入，雖不如何豐滿，但也稍稍積了一點小款子，我想我倆一切節儉點，也可以不必舉債了。不知你意思怎樣？」

班梅花說：

『秀哥，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必爲了我們的事憂慮吧。我有的自有我的辦法。到了那時候自會出乎意外的收穫，一切你自己珍重就是了。你現在這樣致力於寫作，將來不難登峯造極，成一個著名學者，地位自然也有了，你既有地位，就是我面上有光。金錢二字願你不要重視，你若爲斤斤稿費的多寡，便不是我所望，你說幾十萬字一部書，一二個月便完成了，接上又是一部又是一部，又是幾十萬字，我看你日寫七八千字，如何會有這許多材料來寫呢？雖然你們的腦筋與衆有不同的地方，所謂多產作家。可是我總不相信，覺得文字的爲物出自靈性，沒有靈性，決不能爲文，然而靈性之來却不容易的，何況又連諸於筆，寫之於紙。難道你們的靈性這樣源源不絕的麼？我真不信，否則便是堆文砌字，故意拖泥帶水的鋪長來敘，於是這篇文章便失去了靈魂，失去了意義，爲識者所棄。所以這樣，無非爲字多，稿費亦增加，豈知量雖富，質就沒有了，此輩作者，現在

非常多。以致他們的文字讀上去全是墨黑的字，看不到一絲有情節的故事。秀哥，所以我希望你稍稍注意到這一層，就是不欲爲利慾而去寫稿，欲爲藝，爲譽，爲靈性而去寫稿。一個作家祇須一本稿子就可以成名，這本稿子厚薄是不成問題的。一個作家決無許多本稿子而本本都出名的道理，總之作者目的欲在質上着想，何妨三年五年一本始成那就有價值了。從前「紅樓夢」寫十年才完成，卒爲中國第一部大偉作。所以我希望秀哥也抱此決心，決不欲爲利，也不欲排定日寫多少字，年出若干本創作爲前提，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廷秀笑道：

「你這篇大道理說得頭頭是道，條條有理，一直說到我心坎深處。大致我們寫作多爲生活問題而出此，眼前是資本主義世界，處處非錢不可，自然寫稿子也變了一種賣買，現在決沒有這個稱爲作者的，費十年苦功去寫「紅樓夢」的事實。不過着實不着量，這信條我始終抱此決心。你不要以我日寫七八千字爲沒有

靈性，這是錯悞的，也決沒有這個作者日寫這許多字而一無準備的道理，而在數十萬文字中欲無一行廢話也屬不可能。所以你的意見我根本是贊成的，不過你還沒有明白一個作者的苦衷，你勸我不欲爲利慾去寫作，試想生活如此高，怎能不多尋點進益來貼補呢？你勸我不欲排定日子寫，這也是困難，因爲拿了書局的稿費，祇好受他指使，快點趕成，何日欲出版的，一次二次來催，甚致寫好幾十頁，便要緊拿去付排了。這是你們不知此中原因呢？……」

班梅花一本正經道：

『從明年起你欲聽我話，不許你多寫，一年祇限定你出一本書，而這本書務必經過幾十次的增刪修改方可出版，你說寫作爲生活，那末你生活不足時，由我供給你就是了。我的意思錢是小事，你的身體却要緊，我看你天天絞腦汁到底有多少腦汁可絞，又比春天瘦得多了，你年紀這末輕輕，經不起這樣操腦的。我不希望你欲在賣文上討生活，我祇希望你成功一本或二本偉大名著，一方面身體保

講得好好的，我願只足了。』

廷秀見天色一點一點暗下，看不見一切了，便說：

『你有這一片美意，我一定接受，好，我們進去吃飯吧。』

班梅花說：

『你能接受我要求，我自然安慰的，至於我們的事，你不必憂慮，蓋不是經濟問題，倒在我的計劃是否能成功呢？總之：這都不去想他，你記着一句話：「到了那時候自會出乎意外的發展」就是了。因為我自有我的計劃的。』

廷芳二次出來叫他們進去吃飯，可是他們在黑暗裏咕嚕咕嚕談不完衷曲似的還依戀着那欄干不肯走。廷秀又道：

『梅妹，你說那時候自會意外發展，你可以現在宣佈一些麼？』

班梅花含笑搖手道：

『尚未到宣佈時期，遠得很呢……』

廷芳第三次出來叫着：

『到底你們吃飯不吃飯？菜冷了！』

於是他們才走進去，廷秀向妹妹道：

『哇啦哇啦的叫，天這熱，菜冷有什麼要緊呢？』

班梅花笑說：

『芳妹妹，怪天真的，我真歡喜她。』

廷芳不做聲，替班梅花，替哥哥斟酒。她自己也斟了半盅。

班梅花一看菜雖不多，却隻隻特別，古怪，不識名目，因問道：

『這個什麼菜？有點奶油滋味？』

廷秀說：

『這是奶油炒藕絲，藕是你帶來的。這是辣油拌菱片，菱也是你帶來的。這是蓮子羹，蓮子也是你帶來的蓮蓬裏剝出的。這三個菜統是「借花獻佛」呢。這

三碗……」他又指着另外三碗道：「這碗素什錦，這碗鴿子，這碗火腿炖蛋。——天熱飲食要當心，所以還是少點清潔點。這幾個菜這裏娘姨做的，你吃得慣嗎？」

班梅花點頭笑道：

「想不到我帶來的土產，你統做了菜，滋味又這樣可口，想必你吩咐的吧？」

廷秀道：

「我們的娘姨做菜真有本領，不用吩咐，她必體貼主人心意，今天六個菜統是她主意的。」

廷芳道：

「她從前是廚房出身，自然樣樣會的了。」

飯後他們又坐到陽臺上乘涼，看見花園裏面疏落的路燈，點點白衣的夜遊

者，坐的坐，走的走，好像另一世界裏的人。班梅花道：

『上海有了這幾個花園，上海人也可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的地方，否則一草一木也看不見呢？』

廷芳道：

『這花園沒有兆豐花園大，明天一起早來我同你去遊遊吧。』

班梅花道：

『如果我睡着沒有醒，你來叫我吧。』

廷秀今天沒有寫過一行文字，當她們在乘涼時一人坐在寫字間裏工作着，臉上的汗不斷的淌，他的筆也不停的搖。班梅花也不去同他講話，以免打斷他思路。

一會，班梅花忽想起一件事向廷芳道：

『芳妹，你上次送我一把小洋刀，真好，放在身邊便利得很。我想回去也寄

一件紀念品給你，一直忘記，現在才帶來了。」她便跑到房裏開提箱，打開一包棉花裹的東西，裏面原來是三匹聯在一起的白玉綿羊，因為廷芳肖羊的，這三匹羊又名「三羊開泰」。

班梅花授給廷芳道：

「這三匹玉綿羊，給你做一個紀念吧。你不是也肖羊麼？這件東西雖不古，但也有幾十年了，姆媽放在書桌上的，我歡喜又拿到我桌上，現在又轉到你這裏來了。」

廷芳歡喜透了她笑說：

「一把小洋刀，換了三匹玉綿羊，你看誰便宜？」她馬上告訴哥哥，廷秀攔筆出來看玉綿羊，他道：

「梅妹，這是一件古董，你拿來送人麼？」

班梅花一笑道：

『不論古董不古董，我欲送人就送人。這種玉器，一器，家中不祇一件，我也玩厭了。』

廷芳歡喜得把他放在枕頭邊，可以時時撫着玩。

第二天七點多鐘，廷秀上館辦事，臨走告訴班梅花道：

『梅妹，那寫字桌抽屜裏有「淪落」原稿，你替我看看，修改修改。』

班梅花含笑點點頭，廷秀便下樓去了。

午飯時候廷秀手上拿着一大捲校樣，笑着進來道：

『梅妹，好了，你今天開始正式辦事吧。寫字桌那一頭歸你坐，我坐這一頭，墨水盤兩人合用，你看，這一大捲全是校樣，歸你負責吧。』

班梅花聽見今天開始正式辦事，因笑道：

『且慢，你出我多少薪水呢？』

廷秀馬上答應：

『你說，你說。』

『我說我要二百兩銀子一月！』

『可以，可以，準定二百兩銀子吧；不過現在取銷了銀子拿什麼代替呢？』
班梅花想不出來了，於是哈哈大笑。

自此班梅花在上海一連住了二個多月，白天替廷秀校稿樣，晚上跟廷秀學唱歌。對面花園中的夜遊者，到了這時候，必集在她們那陽臺前面草坪子上，聽着她們唱歌。起先由廷秀唱，班梅花拉風琴配和着，聲調却是異常幽雅甜蜜的。廷秀唱畢，又由班梅花唱，班會自唱自拉，廷秀就用口琴來配和，更加復雜好聽了。花園夜遊者不知如何又打聽到這二位歌唱小姐，一位是上過電臺播音的池廷秀，也是文學家池廷秀的妹妹，一位是池廷秀的愛人班梅花小姐，這消息好事者便

把他做成一篇文章發表在一張小報上，不料經此一宣傳，一到夜裏花園中人更加來得多，有的聽完一隻歌，就驥着：

『好呀！再來一隻呀！』

班梅花和廷秀，在陽臺上望去黑黝黝中又看不見什麼，祇見點點白衣，也就不去理睬他們，管她們自唱。廷秀因為下午寫稿子，晚上乘涼，他也默默的閉上眼睛躺在旁邊靜聽。待到鐘敲了十下時，她們才各人上床去。

班梅花這一次出來，因為恐怕應酬，所以魏道明，姚伯衡一般人處都不告訴，那裏知道，道明頭一個看見那張小報，便打電話給伯衡，問他：『班小姐到上海知道麼？』伯衡回答他完全不知道，於是有一天他們遊顧家宅花園，忽然想起廷秀搬場後還沒有去過一次，同時看班小姐到底來沒有來。

那一天是星期日，他們兩人找到廷秀家裏去，看見一層美化的住宅，連連叫好，廷秀和班梅花知道他們來了，連忙從寫字間走出歡迎。魏道明看見班小姐，

大叫道：

『班小姐，你到底到了上海，那一天我看見報就知道，哈哈，你爲什麼這樣秘密？一點風聲也不漏出來？』

姚伯衡也道：

『好，好，班小姐，你忘記我們了……』

班梅花大笑說：

『請你們兩位原諒，自從我到上海後天天沒有工夫來看你們，你問廷秀，每天有一疊校樣看，如不相信，今天星期，我們還辦着工，那寫字桌上一大疊校樣在那裏……』

廷秀也說：

『實在情形，她是替我分勞來的，所以來到現在沒有玩過一天，我們是日夜開快車沒有空，預備忙完了，再好好玩幾天，再來拜望你們的。』

道明說：

『去吧，去吧！你們兩人是一鼻子出氣的，難道你們躲在這裏快活，當我們不知道嗎？你看我早早也知道了。』他便把袋裏一張小報摸出給廷秀看，那段新聞還用着紅墨水打一個圓圈。班梅花搶在手裏看，看了一會，哈哈大笑道：

『這好像是福爾摩斯偵探去的，有誰和他們說呢，探聽到這詳細。』

廷秀也弄不明白，他有點疑心有人和他搗蛋，故意破壞，然而退一步想，這種小報最無價值，置之一笑算了。道明才說：

『如何？班小姐你到上海種種情形和祕密，人家還替你登報，弄到自家人不知道外面人反都明白了，這是上海新聞界一種手段，你知道麼？』

這論調好像替伯衡向廷秀和班梅花面前示威又像對伯衡職業的批評。因為伯衡也是辦小報的。果然，伯衡插出說：

『道明兄，你這話不對，在上海吃任何飯，辦任何事都有手段，否則就失

敗，那末不是新聞界一業才有手段。你說這話好像新聞界有專門宣佈和破壞更含有敲詐人家的行爲了……」

道明說：

『自家人，說說玩的，我們去看班小姐工作吧。』

於是又拖着要廷秀和班小姐去做事，他們被逼着無辦法，祇好回到寫字間一人坐一邊的坐下，班梅花握起紅筆道：

『你們看着我做事，我就沒有心緒了。』

廷秀笑說：

『我簡直連一個字也寫不下了。還是會客間談談吧。』

他們連忙退出來，坐到會客間去。

道明伯衡一定欲請班小姐去吃飯，叫廷秀兄妹陪客，班梅花說：

『心領謝謝吧，實在怕出門，自從來上海後絕未到外面去過一步呢。』

伯衡說：

『近一點吧，到霞飛路覺林去，我們大家吃素不好麼？』

班梅花堅決的說：

『決定謝謝，待我們大功告成後再大吃特吃吧。』

廷秀說：

『常常吃你們的，也不好意思。決定待我們全功告成時，再大家歡敘一番，吃的日子長，何必一定欲今天？』

道明伯衡又談了一會，祇得告別了。以後他們知道廷秀和班小姐很忙，所以也不來走動。有一天伯衡一人跑來，他向廷秀說：

『我現在預備創辦一個歌唱社，定名「秋聲團」，專門受聘電台播送節目，幾個朋友的幫忙，現在有五家長期節目由我們播送，每月約有五百多元收入，社中開銷打去一半，也還有一半好處。這個社專門播唱近代歌曲，聘請六個歌唱女

郎，一班樂隊，我想此道完全門外漢，可否拜託令妹出來代爲主持歌唱部份，因爲令妹也會上過電台，並且歌也唱得很不錯，所以這事我很放心全權交代給她，由社中開她五十元一月薪水，將來如發達再加，還有六位歌唱的也由她物色。電台現有二家都肯按插我們節目，這三家都已接洽妥當，不知你意思如何？」

廷秀道：

「這倒是新事業，好得這事舉辦易，停辦也易，沒有什麼血本，祇要人材。舍妹歌雖唱得不錯，恐怕這大責任，她還不克勝任呢？」

伯衡道：

「不必客氣，這一層你我都外行，最好叫令妹來一談好麼？」

廷秀點頭說：「好」一會他妹妹來了，廷秀將伯衡來意詳細說一番，廷芳笑道：

「我願意去的，因爲別的我不能擔任，這事我有把握，我也聽得姊妹淘講

過，自己也經驗過，的確是容易的，但想許多兒童都會上電台播唱，難道我會了一百數十隻歌不能上唱麼？所以姚先生既有這一番好意，我豈可辜負，勉力也要担任一下，至於歌唱的，人材真是擠擠，不生問題，而且都是負有時譽，明天便可決定幾個什麼人，至於我的伴水一層，請姚先生不必這樣大，況且你是我哥哥的老朋友，也就是我的老朋友，豈可計較這些呢？……」

伯衡說：

「池小姐，這請你不要客氣，這點錢並不算多，也請你不要嫌少，因為你担了主任，就要負你責務，我們第一點是辦了後各人盡各人職責，誰不盡職就關除誰，這個權雖然是操在我手，不過我是不出面的，表面上還是你來行使，你想如何不放點手段來呢？我們還是「先小人後君子」的好。——還有一班樂師，你能設法麼？」

廷芳想了一想道：

「有辦法。你大致什麼日子成立呢？」

「愈快愈好，我預備這星期六就開幕。」

「我明天給你回音。」

「還有按天的節目，你也預先排定，要一星期一排，預先送到報館播音界。這點我倒知道的。」

「我早知道，不用費心。不過各報宣傳，開播後又須捧一番，各報更寫些社中消息，這都是你責任，我可不管的。」

伯衡一笑說：

「這你又不必費心，我早知道的。好，准定這樣辦吧，我明天來聽你回音。」

伯衡告辭出去，廷秀和班梅花都替廷芳歡喜，祝賀她成功，班梅花笑說：

「如何，我老早說過，芳妹妹將來成個歌唱明星，現在果然聞名來聘你去

了，並且還做起主任來哩。」

廷秀向妹妹說：

『本來一個人祇要有了一技之長，不怕沒有飯吃，以後還須處處謹慎，人家重託你，原看你好；所以我希望你始終如一，凡百事業都可以吃飯，賺錢，你得能踏上歌唱一門，未始不是你將來職業方向的開端，自是可喜的。一方面也可減輕我的負擔，同時你也可放開眼光物色你自己對象的機會。總之，你的婚姻我完全由你自己主意，祇須將來給我知道就是了。』

廷秀不做聲，班梅花說：

『秀哥，你不必多費心，芳妹妹將來比你更有眼光哩。』

『比我有眼光是最好。』

廷秀怕羞地一笑走掉了。

「秋聲歌唱團」的事，經廷芳奔波了一天，辦得妥妥切切，非常滿意。傍晚伯衡來聽回音，廷芳一五一十說來：

「姚先生，這件事辦得還妥切，祇須明天雙方簽一個合同便算完結了。樂隊有五人，是友人介紹，一常也在電台上配奏的，我和鋼琴師談過，他說薪水一層儘可以商量，決不多要。我說一個什麼數目呢？他道這件事你也不能作主，既有誠意，可以明天請姚先生過來面談再議合同好了。所以雖談定當了，數目他不肯說，依我打聽每天三數也夠，我們也可以知道數目了。歌唱方面，祇有人嫌多，現決定要用的有：龔秋雲，洪龍官，葉露露，王佩佩，劉鳳鳳，她們五人中也要分三種階段支配薪水，據說聞我羅致人材時，她們都當面向我推荐，所以又備取三名叫：李鳳珍，媛媛，錢素貞。這三名祇有車費沒有薪水的。開幕這一天還請了夜鶯藝社來客串特別節目，也蒙許可了。第一天排定節目有龔秋雲「恭賀新禧」，洪龍官「迷途羔羊」，葉露露和我的「桃李劫」，王佩佩「永別了弟弟」，

劉鳳鳳「賣油條」，李鳳珍「鳳陽歌」，媛媛和錢素貞「丁丁當太太」。現在雖排定了一天，其餘明天再排，開頭一星期，都要唱各人拿手的，所以大家還要商量一番呢。」

伯衡笑道：

「拜託，拜託，真要你一番辛苦了。樂隊的事，明天我同你去接洽，其餘你可解決的就決定了吧。」他又掏出一張報來給廷芳看，上面登了一長行的秋聲團開幕預告，並有歌唱家池廷芳小姐等人的名字，她歡喜得祇是蜜蜜的笑，班梅花快活極了，她說：

「芳妹妹，事實都擺在我們眼前了，過天我也跟你去參觀可以嗎？」

伯衡廷芳齊道：

「歡迎！歡迎！請指教……」

廷秀笑道：

「我是沒有工夫去參觀，可是廷芳既上電台，我又省不來四五十元買一架無線電了。」

班梅花手一拍道：

「當然囉，我回去也要買一架聽聽了。」

廷秀嘆息道：

「唉！電台播音，播音電台，無非替外國貨推擴銷路，你要知道這上面的消遣品一年輸出金錢何止千百萬，可是都從耳邊流過便完結了。無線電在目前普遍得了不得，甚致窮鄉僻谷，屋頂上也插上二根竹桿，掛下一條鉛絲，收聽都市之音以爲娛樂要具，實在可嘆得很。然而與我無緣，一聽見它的「噹噹噹」聲音，頭便疼痛，休想寫一字……」

班梅花道：

「待芳妹妹唱時再開，平常把它關着好了。」

廷秀笑說：

『問題不在這上面，總之我根本反對這東西，如果專門收聽妹妹唱的而化數十元去買一架，這便是愚人，難道不會叫她當面唱來聽麼？』

當下伯衡談了一會也走了，廷芳一直送他到路上，還說了許多話才回來。

等到「秋聲歌唱團」正式播音那一天，班梅花跳的舞的跟着廷芳去參觀，非常有興趣，可是幾次以後也覺得無味了。辦無線電念頭也沒有了。

有一天廷芳上電台去了。班梅花和廷秀兩人在寫字間工作着，廷秀忽然想起吳鳳那件桃色的事，詳細告訴了她，一方面是表示他情志堅決，同時試探她今後的意思。她說：

『你的性情我是十二分明瞭的，不但是我個人說你偉大，我的幾個同學，也說你的思想不凡，我得和你共同生活，自是緣份，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必提起，我們幾年前也默認的了。雖然我媽媽反對，但誓必達到這一天方為甘心，我自有我

的辦法，眼前還沒有到宣佈時期，我可預料到了這宣佈一天，我們是很幸福的了。至於訂婚手續，這都是形式的，我們儘可以免俗，好得我們的事，也祇有我們自己來解決，雙方同意便算了，用不到第三者置喙，也用不到別人來干涉的：』

廷秀道：

『你有這意思，我極表贊同，可以免除許多麻煩。你說你自有辦法可以剋制姑母的反對，至於這辦法，目前還沒有到宣佈時期，好像你早已成竹在胸，這果然可喜，不過希望你衡情進行，不必過於和姑母激烈。……』

班梅花一邊校稿，一邊答道：

『這是我的事，你不用多顧慮吧。』

他們在天天不息的工作下，二本書都已校對完工，出版有期了，可是班梅花因此也一連住了二個多月才回到家裏去。

五

班梅花回到家裏，她姆媽看她面色，眉目，動作，性情，好像完全改變了。一個人，和她從真茹回來時也大有分別了。她姆媽心裏何嘗不明白這一次如此長久住在上海幹的事，可是又隱忍於身邊祇這一個女兒，平日一常放縱慣了的，現在又不能把她加以管束。看看她這末長大，尚且待字家裏，無奈可以配的她又反對，到底不知她心目中是如何一種人，然而也並不和姆媽商量。有一天她姆媽到班梅花房裏去隨便談談中帶着問她：

『阿梅！你在做詩嗎？』

班梅花原來正在寫信給廷秀，見老胡塗進來，連忙塞在抽屜裏說：

『我寫信，你又來纏！』

姆媽道：

『你的詩長遠不做，看你荒蕪完了？寫信有什麼不可公開，馬上塞在抽屜裏，還要光火……脾氣這樣暴躁？』

班梅花答道：

『詩是老古董做的，老胡塗做的，信好公開的麼？又不是告示！』

姆媽說：

『你的性情，沒有到上海前很和順的，何得上海回來後判若二人，變了這易怒的性格？詩是老古董老胡塗做的，你罵我？』

『不是罵姆媽，我是指一般人而言，做詩的人不是姆媽一人，你一人也決不能代表許多老古董，不過我勸姆媽，可以少哼哼詩，這潮流裏容不下這種東西……』

『阿梅，我到問問你，要容什麼東西呢？』

班梅花皺眉道：

『什麼東西，要適合時代的東西。……』

姆媽才說：

『我近來和你講幾句話，總是這樣火氣噴天看你顏色，不知你變得成個什麼樣兒？到底你這次到上海幹下點什麼，要這麼長久才回來，回來個樣樣不如意，看你心也野了。你不用瞞我，在上海做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我？』

班梅花一怔說：

『做什麼，你可以調查，我是不是替秀哥看稿子，你寫信去問！』

『咳！恐怕看稿子爲名吧？你以爲我不知道！當真我這麼的老胡塗！』

班梅花心想她和秀哥的祕密，姆媽恐怕打聽出了，否則她決不會說這話的。

便憤憤的道：

『媽媽，你講這話，不知有什麼根據？』

可是她媽媽不做聲，半晌才道：

『你自己明白，不過做娘的這點年紀你也要知道，當然是希望你好，早日把你配一人家，也可得却我一件心事，你這樣毫無名目在外面胡調，不但我自己不好交代，你也似乎對我不起？現在我就是這件事來和你說的，你還是依順我的心意吧。這里有家姓馮的人家，家中很有底子，他的少爺在江海關辦事，一月也有三百多塊錢進益，人又生得漂亮，年紀祇有廿一歲，託媒人來過多次，我已經替你答應下來了，你的意思如何？』她把袋裏一張照片給班梅花看，又說：『這是他本人照片，你看何等標致？』

班梅花把照片一推：

『媽媽，我的事你不要與鬪吧，我屢次同你說過，由我自己主張，這是終身大事，不是片面，一想情願便可成就的，也不是月尋三百元，面孔生得漂亮爲條

件，你這點年紀，何得不明白，難道我就看上了他三百元一月和面孔漂亮就嫁了他麼？決無此理，夫婦不講感情也決不能成爲夫婦……」

她媽媽又是觸一鼻子灰，她說：

『你竟不能原諒我的？做娘的總不致害女兒吧？』

『我做女兒的也不致自甘墮落吧。做娘雖不害女兒，可是女兒依了娘的話，胡理胡塗答應下來，將來一旦結婚，而成爲一對冰炭相投的人，試問人生幸福何有？這還不是害了女兒終身？那姓馮的你答應我未曾答應，依法不能成立婚約，請媽媽還是早點回斷他的好。』

『不能夠回斷了。阿梅，你還是聽了我的話吧？並且這個月就要行茶訂婚，雙方一切都預備妥當。阿梅，那位馮少爺人是非常的好，包你將來一對小夫妻恩愛，我做娘的難道這一點眼光也沒有麼？……』

班梅花很痛苦的道：

「媽媽，你一定逼我嫁給姓馮的，可以的，我唯有一死了之！」

她媽媽急道：

「你拿死來嚇我？」

梅花流淚說：

「做人不自由，何甯於死，一個女子爲了婚姻不自由，爲了媽媽不見諒，這日子已是絕望，還有什麼生趣，不如死了乾乾淨淨，免得將來受痛苦……」

「我什麼地方不見諒於你呢？祇須你說，無不答應，你跟了我十七年了，是不是處處都隨你心意，可是我做娘的這一點事懇求你答應，你都辦不到麼？」

班梅花把頭伏在桌上抽抽咽咽的哭，她一邊說：

「我可以答應的，不要說一件事，就是十件一百件我都能辦到，你現在要我答應，無非是逼我向絕路上去送死，作算我死了，我的魂靈不散，我心也不甘呵

……」

她媽媽弄得束手無策，覺得這事使她答應，很感困難，但是忽然想起祇有用利來誘她：

『阿梅，不用哭了，這事你總要幫幫媽媽的場面，因為不幸我已經允許了對方，你想如何收回這成命呢？你心裏我明白的，你如果答應我這一件，其他問題，祇須說，無不立允，譬如粧奩全部要用紅木，衣服當然不用半根紗線，統是綢是緞，很要你知道這名目，無不辦到，首飾自然全是金子，珠是儘揀大的圓的買，還替你紮一條項鍊，一朵大胸花，二雙珠鐲。金鋼鑽你素來歡喜的，你不是也有二隻小的戒子麼？小的並不大方，我也要託人替你買二對戒子，一對耳環，一對雙手鐲，鑽的大小至少有像二粒黃豆那樣大，光彩要動人，也先經你看中後再買定。除了這幾點之外，還有二件重要陪嫁東西，一件是福康錢莊三萬元的活期存摺，這是你爹爹遺下的動產，因為我早年就預備給你陪嫁的，所以連利息都不取，由他利上滾利，十多年來，為數當也可觀，這摺子寫你名字的，紙須憑摺支款

就是了。還有一件是康莊東首那一票田，一共有五十畝，也是你爹爹在時進的業，田單三紅完全，每年也歸你收租，田單歸你經營。總之，我身邊祇有你這一個人，又沒有其他小輩，我年紀這般高了，一朝閉眼，什麼統是你們倆人的，我也可對得起你了。阿梅，你體諒我點吧，我一片赤心待你，不過如此了……」她媽媽也流淚了。

班梅花聽他媽媽這末一遊說，有點軟化了，其實還是爲利慾而動了心。她想想來想去，眼前祇有採取緩軍之計，答應她，以免過於傷了她心，待到一旦全權在握時，設法未爲晚呢。她說：

『媽媽，你這一片慈愛之心待我，祇好答應吧。』

她媽媽收淚歡喜的道：

『你答應了是不錯的，好了，我心口落去了一塊千斤石，輕去了一大半呢。』

班梅花又寫一封長信給廷秀，告訴他這事的經過，叫廷秀不要憂慮，安心辦事，記着她從前那句話「到了那時候自會意外發展，」又說姆媽此番的逼迫她，正給她一個絕好的機會，促她計劃的早日成熟，所以她不但沒有一絲失望之色，更認為進行得很順利，十分輕鬆愉快呢。以後情形自會陸續奉告的。

班梅花到了學校，又不斷和廷秀通了不少信，討論將來一切，她預備年底學校放假後還想到上海來一次，以便詳細面說，就擱一天就走。

第二年春季開學，姆媽叫她不要去讀書了，班梅花說：

「爲什麼不去讀書呢？」

「聽說馮家今年欲娶你，日子雖沒有送來，但總在秋天舉行了，因爲我有許多事要和你商量，也還和你到上海去一次；買辦一切，諸多可以斟酌？」

班梅花趁機道：

『不去讀書也可以，既然這樣，我倒有點意見和姆媽談談，你上次說辦紅木嫁粧，許多綢緞衣服以及首飾金鋼鑽等東西，我未始不心愛，但想如此時世，又處在鄉僻地方，未免過於糜費和奢侈，如此鋪張，足以引起壞人注目，況且我素來歡喜儉樸，不思奢華。我想姆媽欲辦這一筆粧奩的費用，一定是可貴的，而許多東西辦來亦無所用，現在我的意思不如將這筆錢省了下來，歸我經營，由我自己去辦欲用的東西，譬如木器傢伙不用辦紅木的，衣服一律用布的，首飾金鋼鑽珠子等東西，統是廢物，我一律不要……』

她姆媽搶道：

『無論如何辦不到，這是我班家的場面，也就是你的場面，這樣不要，那樣不要，像什麼呢？』

班梅花道：

『現在時世不好，還要什麼場面呢？馮家當然明白的，祇須我做女兒的不同

你媽媽爭就是了。」

她媽媽說：

『這是辦不到的，人家看見我祇嫁這一個女兒，嫁粧也看不到一點，認爲我量小，不給你呢？』

班梅花道：

『媽媽你何必如此虛榮？我做女兒的不需要，決沒有一定逼我要的道理，請你留下這一筆費用吧。』

她媽媽心想，女兒有這一條心，倒出乎意外，不過把一個空身人嫁過去，無論如何講不過去，也不像我們這人家呢？……正在想時，班梅花又道：

『準定這樣吧，這筆錢並不是省下不要，是把這筆錢歸我自己管，剛剛已經同你說過，媽媽預備欲辦多少東西給我的，就將這辦東西的錢交出給我，由我自己放在身邊，要什麼辦什麼就是了，這樣不但免去許多麻煩，而且雙方很是實惠

的。」

她媽媽恍然道：

「我以為你東西統不要，省了這筆費，原來你是要現錢？」

班梅花很老實道：

「是的，譬如媽媽欲把二萬三萬去辦嫁粧就將這二萬三萬給了我，如何不好？」

她媽媽說：

「我已經有三萬元存摺給你做陪嫁了。」

「不錯，「橋管橋，路管路」這又是另外一支，不能同嫁奩混合而談的。」

他媽媽搖搖頭，表示絕對辦不到，班梅花便說：

「你一定要辦，這是你場面，我無法阻止你，不過三萬元存摺先交給我，讓我放在身邊？」

她媽媽說：

『這可以辦到，省得你不放心，實在我答應給你，還會不給你麼？』

班梅花一笑道：

『放在你身邊還是你的，放在我身邊才是我的東西了。我從來沒有放過三萬元的存摺呢。』

班梅花到手存摺後，又寫信告訴廷秀，說第二步計劃已經完成，如數到手三萬元存摺一扣，還有十二年子金未領，利上滾利，爲數當也可觀，以後我們生活當可無愁了。又叫他安心做事，不要多慮，待到她第二步計劃完成後，自有信奉告。

廷秀一封回信，叫她將存摺私下保險寄到上海，他到莊上去調查，是否屬實，一方面這家錢莊是否可靠，要否提款改存中央銀行。班梅花一想這話真不錯，

便私下把摺子寄了去。隔了二天廷秀回信說：「這家錢莊這幾天正在鬧風潮，幸而摺子早到一天，當日接到摺子馬上去提，他們都非常驚異，以為這一個存戶人早沒有了，所以十三年之久，利息分文不取，現在忽來提取，明知明日倒閉，現在却不得不設法照付，自這筆款子一提後，該莊頓時空虛，即於午後倒閉了，於是後來的都嘗以閉門羹。此事危險萬分，間不容髮，秀亦捏一把冷汗。現將本利一共四萬八千五百十元零五角，分存中央，上海，浙江興業，金城四銀行，以便隨近提用，附上存摺四扣檢點查收速覆。」班梅花歡喜得真是說不出話來，她回信稱贊廷秀一番，說他實在機警極了。

隔了不久，那馮家果真託媒人送日子來了，迎娶的日子是在八月十八日，班梅花心中不免有點慌亂，她媽媽却是很從容的，又把幾個親戚接了來幫同籌備一切，雖然還有四個多月，這四個多月過得是很快的。

班梅花認為時機一點一點成熟，祇是第三步計劃沒有成功，私下和廷秀又不

斷的通信商量，信的一來一去。她媽媽雖有點知道，但也管不到這一層，無論電報來去，可也不會來阻攔的。

有一天班梅花的第三步計劃成功了，原來是爭得了那五十畝田的代價金。她向媽媽說：

『說起還有五十畝田，也是陪嫁給我的，我嫁了過去，難道還愁吃麼？這原是一筆歸我經營的產業。我想：你媽媽這點年紀了，這票田我決定不要，應當歸你養老之用，這是比任何東西都可靠，你收回去吧。』

她媽媽道：

『已經答應給你，本也是給你的，爲什麼又不要？』

班梅花說：

『我因爲想到你將來，不得不將這筆田留下給你，以盡女兒一點心意。』

她媽媽歡喜的說：

『這真是我的好女兒，不過將來也是你們的。』

班梅花一笑道：

『姆媽，你不要弄錯，這筆田我雖然不要，我是要把它出讓給你的，所以這筆田價應該照算給我，現在市面像那樣好的田，至少要一百五六十元一畝，我讓給姆媽總要加多些，二百元一畝也起碼了，那末一萬元不算多啊？』

她姆媽從椅上跳起道：

『原來你嘴上說不要，實骨子是要錢，天下無此道理，女兒賣田給娘的？』
班梅花也站立說：

『有什麼稀奇，現在世界樣樣變通辦法，我不要你田，祇要你田的代價不是
一樣的麼？田不是拿錢去買的麼？什麼天下無此道理，這最是天下有此道理的事
。』

她姆媽很是氣，想不到她女兒踏寸進尺，愈逼愈緊，便道：

『你一定要錢不要田，我也有辦法，但不應該說是陪嫁的田出讓給娘的，給你一百元一畝，我譬如多辦點東西給你。』

班梅花說：

『照現在市價每畝也要一百五六十元，你反而比人家少，應該自己人出價比人家增加些，爲什麼反少？於理不合，於情欠缺。』

『媽媽說：

『阿梅，你太看重了錢了，自己人這樣還像自己人麼？你這樣轉轉彎彎的無非看中我幾筆存款，你該知道，我嫁你出門之後，所存無幾了，這少數的也該讓你媽媽留做將來養命之源呢？』

班梅花嘴一批說：

『媽媽，你去年不是說過的？祇要我答應嫁給馮家，一切要求，祇須我開口，你無不立允，我現在還不會談到要求，不過在我應得名下的田，和你揀了現

錢，都反對，殺我價。不知你去年說的話還記得？算了，我統不要，讓我走路……」

她媽媽輕輕地說：

「阿梅，不要這樣固執吧，母女間的事儘有相商餘地，何必這樣拗氣呢？我爲你真是忍氣吞聲地順你，豈知還是情而不情，好吧，你要二百元一畝，準定依你！」

「二百元一畝，一共有五十畝，我要一萬塊錢。」

她媽媽答道：

「我把德泰莊八千元的存摺給你，還缺二千元將來補你吧。」

這樣總算講和了。

她馬上又寫信給廷秀，告訴他第三步計劃又成功了，來申在卽，請爲準備。

廷秀回信道：我早已準備妥當；你不承認馮家婚約的啓事，和我同你結婚的廣告

，亦已委託曹由之大律師擬就，屆時即可送登報紙，拿相機照上海可也。班梅花把信看畢，便向媽媽道：

『你說要同我到上海辦東西，爲什麼還不去呢？』

她媽媽經她一催，也就提早同了梅花和幾個親戚來到上海，住下一個旅館，班梅花以看朋友爲由，便溜到廷秀那邊去了。

廷秀迎出來握緊了她的手笑道：

『梅妹，你來得正好，辦理我們婚事的曹律師正在這里，和他談談關於法律方面是否有疑點。我們到會客間坐吧。』

班梅花一顰一笑的滿臉春風，手上捧了一隻皮包，裏面裝得胖胖的，也不知是什麼貴重東西，祇是不離手的，頭一點神彩弈弈的道：

『好極，好極！秀哥，你知道我媽媽和娘舅舅母一班人都出來了，她們在旅館裏呢。』

廷秀急道：

『什麼？』

班梅花眼一瞟的笑：

『你放心，她們是同我出來辦嫁妝的，我們的事她們始終莫明其妙……』

廷秀搶道：

『可以叫她們不要辦嗎？』

班梅花手一伸笑道：

『這且按下慢談，我們會一下曹律師再講吧。』

他們兩人走進會客間，廷秀向梅花介紹道：

『這位便是曹大律師，畢業法政大學，是我老友，也是同鄉，執行律務有十四年經歷了。』又向曹律師介紹道：

『這位便是表妹班梅花小姐，就是你的當事人呢。』

於是雙方又握了一番手，曹律師坐下談道：

「班小姐，一向在上海讀書？」

「否，在鄉下讀書，還是今天到上海的。」

「班小姐和廷秀兄的婚姻，他已詳細和我談過，很好，很好，敝律師願爲證婚並代登證婚啓事，一切業已妥當。」

班梅花問道：

「我媽媽把我許配馮家，我不願，可是不願，她一部份產業便不給我，我沒有辦法，祇好答應她，答應她原是假的，目的在到手這一部份產業，現在已弄到手了五萬多塊錢，我們以後生活省吃省用也可過去了。所以我從今天起宣告不承認馮家的婚約，不知法律上有抵觸否？」

曹律師道：

「班小姐，你和馮家的婚約，假使是你母親答應，根本不生問題，因爲你已

經有婚姻自主年齡，可以自由擇婚，不用家長干涉。至於家產，女子本有承繼權，你還有兄弟姊妹否？」

班梅花搖搖頭道：

「沒有。」

「祇有你一人更加好，不但你現在到手的爲你應得，即將來你母親所有，亦歸爲你承繼。所以這也不生問題的。」

「不過，我親口答應姆媽願嫁馮家，有關係麼？」

「沒有關係，口頭上答應是無憑的，法律着重於證據，不過馮家可以向你姆媽提起民訴，然而也不過賠償他一些損失罷了，婚約終歸取銷。」

「我和池先生現在可以結婚嗎？」

「可以結婚，不過你宜於早，超出馮家之前，以免雙方損失重大。你現在的主意，家中知之否？」

『完全不知道，我預備結了婚，將那登廣告的報紙寄一份給我媽媽，同時我們倆人到老遠老遠地方去旅行，要一年半載方得回來，地址也不告訴她們，你看這樣辦好嗎？』

曹律師想了想道：

『在法律上不生問題，好像太對你母親不起了，但你現在環境使然，不得不出此一策，最好你還是多多安慰解說她老人家一番，以免意外發生。』

班梅花點點頭不做聲，曹律師又問道：

『你到手的是不動產還是現幣？』

『錢莊的存摺，可算是現幣呢。』

『提出沒有？』

『一筆已經過戶，一筆還沒有。』

曹律師道：

『趕快去提出改存他行，因為事一發生，這二筆款子，他們便先去止付，絕你後路，不得不防，過戶還不妥當，最好是提出分幾戶存到他家。』

班梅花忙打開手皮包，拿出存摺五扣，其中四扣是廷秀代存四家銀行，可以不要緊，還有一扣是八千元的正數，也是活期。她向廷秀道：

『這一扣是前天弄到手，你明天趕快去提，也分存這四家銀行。』又拿出一包現幣，交給廷秀道：

『這是二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姆媽給我，五百元是我平日積蓄，統放在你這裏，以備應用。』

廷秀接到手，點也不點連同存摺馬上去放好了。

曹律師起立說：

『我少陪了，再會吧，你們決定後就可到敝事務所簽字結婚，報登後便無事了。』

曹律師走後。廷秀才和班梅花道：

『自從我接到你一封一封來信，真是心中亂如麻一般的，好像你是一團火，漸漸的逼來，使我不得不毅然決然的準備起來。好得事體真有趣，廷芳會和姚伯衡戀愛起來了，他們倆人打得火般熱，伯衡本也無室，廷芳適他，也是良緣巧合，他們倆人都向我表示，我說巴不得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你們的事我做長兄的極表贊成，一方面又是老朋友，從此友上加親，最好也沒有了。你們祇須進行，一切從儉爲宜，我是一個文人，你們也知道我沒有錢的，所以既沒有粧奩也沒有陪嫁，不過我住的這所屋留了你們新婚之用，屋裏家具書籍作爲我贈你們的一份粧奩，想樂於接受以爲紀念的。廷芳問我住到那裏去，我說因爲上海環境不好，暫時出去過一下旅行生活，並且身體不好，也須到清靜之處，長期調養，所以沒有一定地方可告，將來自會有信給你們的。最好在我未行之前，你們就結了婚，我還可以替你們幫一下忙呢。於是他們上星期在市政府結婚了，同居在這裏。廷

芳還是每天到電台上去，聽說辦得很發達，一天很忙的趕三家電台哩。他們兩人都成了家而又立了業，所以我們遠離也可以把這樁心事闢得下了。不過書館方面的職務，我辭謝却未護允許，他問我什麼原因欲辭職，是不是薪水嫌少，那末帳上不可多開，館長願私人貼補，這一點，我覺得很爲難，然而我毅然欲走，祇好再用書面去婉謝。還有版稅的事，上月底結出二百念五元，這筆錢將來託伯衡代領代存。至於那邊我們新居的屋，早已完工，並且裏面佈置得很好。上月我特爲趕去察看，很是中意，屋樣是西班牙式，四面用毛石水泥，背山面溪，從高臨下，四面環山，景緻不用說得，成爲中外馳名了，因爲那便是黃山的門戶，有溫泉，祥符寺，茅蓬寺，中國旅行社，青龍潭都在那裏，黃山地圖上劃爲第一風景區的，我們的屋就在這風景區內，叫做「紫雲集」的那支山上。那邊生活很低，交通便利，而隔離都市甚遠。我預備在那裏靜心寫下點文章，如果不鬧匪災兵亂，我們就在那裏幽居一世吧……」

班梅花點點頭說：

『存在銀行裏款子呢？』

廷秀道：

『要用時祇須電匯便了——梅妹，我真慚愧你這樣待我，我真不知從何處說起，我認爲這是我倆的緣份，否則我們的結合決不會這樣曲折離奇的。我想：你姆媽待你甚好，這次一定傷了她的心了，我似乎不好交代，如果她老人家將來能容我們懇求的，不妨接她到那邊去居，你意如何呢？』

班梅花說：

『到那時候再說吧。秀哥，你到那邊倒靜心著作，想來一定很有心得，可是我呢？你也替我想點事來做做，不然太無聊了。』

廷秀想了想道：

『好，一定有事做，我們在山上辦一個義務小學好嗎？造幾間平屋，來讀書

的一律不收學金，你做校長，不妨請一二個教員，我有空也可來教教。因爲去年我遊黃山看不見一所學校，許多兒童都失着學在山脚玩爛泥玩水，風化也是異常閉塞，所以學校非辦不可。」

班梅花拍手道：

『贊成！贊成！好得我有這幾萬塊錢與其存着不用，不如拿一部份出來辦教育，這辦法不但利己還利人，最好都沒有了。——教員先請一個吧，那末我現在就推荐一個教員給你好麼？』

廷秀一笑道：

『你是校長，這是你的權，爲什麼向我推荐？』

班梅花說：

『這個教員因爲是女的，並且你也曾見過的，所以我現在要向你推荐，你猜猜看是誰？』

廷秀半天都想不出，班梅花握緊了他的手笑道：

『就是你請他到大光明看電影吃夜飯的蔣雪芳小姐啊……』

廷秀詫異道：

『奇怪！你如何會和她認識的？』

班梅花才一笑說：

『奇怪麼？原來她就是我的同學，我們有今天大半是她幫助有以促成的。所以這個蔣小姐我一定聘她做我們學校的副校長。她告訴你上海城裏人，其實她是真茹人，也不是愛國女學學生，她和我上下級的一個同學。我們時常商議來考試你，最後她化名蔣雪芳寫信約你看電影，其實她姓蔣，也不叫雪芳，她是姓謝，叫雲珍。冒吳鳳筆跡的信也是我們二人商議而是她寫的，我經過幾次的試驗，纔確定你的爲人偉大可敬，所以今日不顧一切冒萬險來愛你，投到你的懷裏，她實是我們倆的大恩人。秀哥，我覺得你沒有一絲批評了，但是，你嫌我利害嗎？』

我覺得十分慚愧的，很對你不起……」班梅花投到廷秀懷裏去了，伸着兩隻玉臂攬住他的頸項，含笑的慢慢把他的頭使力鉤下去，鉤下去，輕輕接着一個深長的吻……

以後他們是很甜密的結婚了，並且婚後的生活非常幸福，這都是本書省掉的筆墨，可刪的閑文。聽說一年後黃山便多了一個建設，就是他倆合辦的那所義務學校，叫做「廷梅小學」的，學生由十餘人增至一百餘人，凡到山上遊歷的必到該校參觀，又因為校舍建築別緻，教導認真，黃山遊記中什九必一記該校情形，實為鄉村教育模範呢。



黃山「延梅小學」全景。

2400